

必深二也孤絕而興者俛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父孝兄國家之務聞若性成三也雖滿而動其中外阻山川間游之觀則不適吳故文物風美之地也游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開四也若宦而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已蒼世有知有不知者物之態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盡菀蓄以游於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覩於大全而變化極也超然不亦宜乎

河志漕河議駱馬徐城四議太常卿朱國盛著
楓菴漫錄貞白詩舊雨編張初著

詠史詩筆花樓樂府顧正誼著

雲間紀時野史倭奴遺事鍾薇著

堂邑許維新曰余至松江有事于海因爲樂歌好事者爭和之有客曰時見朝霞煖沃焦元氣細縕天受冶語不經人道鍾封公薇詩也乃求識公余請問政所急笑不荅但言前守李多見司理畢自嚴兩人長者從來得人心無如此兩

人余念公不言事而指兩人此龐參見任棠時也後再見言松江志書越百年不復續責在太守余曰詳哉政莫備於志以志求政公意也一日從容謂公曰公嘗導我以思弦太守倘亦有事可指乎公笑曰余初以李公相望以今觀之雖言李公公亦不能爲也余固問曰李一意寬善縱舍耳有青衣攝事者失期久命杖之其人曰請言狀畢乃受杖坐簾下徐徐解襪以足出示公曰走成瘍矣尚可杖乎公大憫恤急呼醫

與治瘍慰遣之公能爲乎相與笑而罷公今年八十有二詩文載面溪集

采芹牖景錄讀史條言家訓庸齋日記徐三重著
玉恩堂集太僕卿林景暘著

張友蓮詩張昉著

雪堂日抄漢陽守孫克弘著

峰泖詹言古今醒語憲副王明時著

陸應陽曰後陽先生居官廉平居鄉恬靜登甲第四十年歷州府藩臬垂老不能終有其居第

及其身棄之他氏讀其詹言醒語種種膏肓藥石至于閨幃習俗出處聚歛世所惑溺而不覺者限田治水禦盜世所蒿目而譚者皆鑿鑿中窾自中州請歸不欲以三公易母氏一日養母年九十餘人稱其孝

方衆之集學憲方應選著門人松江守蔡增譽梓董其昌叙曰衆甫舉孝廉嘗恨不得決去經生之藩而一意千秋之業旣解褐意且怒而飛矣筮仕汝上翰墨間作行春有貢俗之篇懷人有招隱之賦弔二劉之故壘訪空同之遺迹響所謂一意千秋業者至汝乃得之入職方日襄廟筭西人就馘伸威樂浪之外夫韓之碑柳之雅司馬子長之朝鮮叙傳於以紀成功師後事者是在衆甫且以汝上集求之

竹素堂集太僕陳所蘊著

陳繼儒序曰滄海陳先生嫻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涇陽埒己丑登第自尚書郎以至太僕數請數歸十九在丘壑所居在

日涉園園中有竹素堂客至相與揚扃風雅盤
礴泉石命酒飛觴暇則手一編伊哦其中今刻
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不通朝貴牘不登
講學壇身經五朝壽踰大耋劉夢得詩云莫道
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古今災異類考黃州守潘元和著

石秀齋集莫雲卿著

南游北征擊筑三稿木几冗談太學彭汝讓著

徐孟孺遺稿太學徐益孫著

潛王齋稿峰泖先賢志秉燭叢談皇明詩藻張所
敬著

清芬館稿孝廉郁伯純著

唐宗伯集唐文獻著

馮元成云唐元徵詩文高壯幽邃氣韻神采飛
揚六合照灼千古率爾片言無不合作臨池之
技端楷秀媚荅客報家蠅頭細書未嘗屬草無
一訛字累句得者無不秘藏

陶白齋稿白石山堂詩話陶白齋雜記虞部郎章

憲文著

吳生叢語易旨質疑太僕少卿吳炯著

問龍堂集柱笏齋稿唐之屏著

胡應麟元瑞曰君公髫髻銳意千秋大業弱冠
屈首青衿汎掃博士陳言一緣飾以西京戰國
蓋身未離逢掖而譽籍寰中矣卒之上公車掇
巍第因以大肆力於文章出宰百里鳴琴之暇
篇什輒形古風樂府鎔裁於漢庀材於魏而旁
如晉宋近體歌行範格於杜擘秀於唐文復奇

古瑰邁一砭尖纖浮艷之聾聵矣

李茂承詩李紹箕著

雲間人物志皇明世說新語李紹文著

知古堂稿石室餘論檢討高承祚著

杞說寒聞奇服齋集比部郎楊忠裕著

廣輿記洛草笏谿草堂集樵史唐彙林明詩妙選

太平山房詩選燕越洛游諸草陸應陽著

芝園集類鎔雲間志畧司理何三畏著

澤谷農書谷陽野父施大經著

自叙曰農書一編編古之言民事者而已古者一政一事咸以爲民凡相與集議于朝採風于使下令于牧宰合上下之精神血脉旦暮灌輸于其中者無非是物是以小民之咨嗟疾苦無細而不聞主澤之周浹旁皇無遠而不暨俗尚敦龐民心醇固恒必由此三代以還流風未泯先富後教說者宗焉漢下璽書褒循吏惓惓以富民爲事唐令所司奏請進書以察民之隱而陵夷至于宋季偏窄驛騷世道有不可言者矣

管子云三尺而見水比之于澤陸士衡詩云眷言懷桑梓母乃將爲魚蘇子瞻游松江詩云浮天自古東南水蓋言民事可念而吳中澤國之民事尤可念也夫精衛填海鳴若相呼愚公移山神若相助天下精氣之所感召固有然者又奚疑于居吳言吳而抱杞人之憂者乎茲編也綜往事以徵之今而民風較然矣是宜爲觀風問俗之一助也

容臺集宗伯董其昌著

陳繼儒叙曰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
宗伯典三禮勅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
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
艷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
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
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
公巳丑讀中秘書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
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
益多自上袞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旄詣門則公
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腆則公請浮屠老子之
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
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雞
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
贗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
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
至聲價百倍者未有如宗伯公者也公七十有
五餘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其
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瀟灑中有

蕭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

閱耕錄續錄寶穡堂雜記方伯張所望著

莆陽宋珏曰叔子以東粵請告歸營菟裘于龍華之里閱耕之暇几席墻溷皆置筆研取往昔媿言懿節可以作忠孝垂訓誡者錄之頗謬則不錄取輓近奇文異迹可以警耳目表風氣者錄之影響則不錄取諸史百氏可以參同異闡

幽奧者錄之經人道則不錄取品物之繁會區別可以標新異益意智者錄之稍雜傳會疑似則不錄凡八卷風人美刺勸懲之義種種各具叔子二十年宦游最績亦因是可想見一斑矣徐氏庖言曆法全書宜墾令讀書笑農遺雜疏量書泰西水法大學士徐光啓著

農桑輯要先儒類語俞汝楫著

四書證義合編性學總論良知的證味道編贈大學士錢大復著

孟時芳敘合編曰雲間漸菴錢公夙以理學名家不字櫛句比信手直書發所自得大槩宗紫陽而參以陽明後令蓬萊有與諸生論性七十二條解組後從遊日中間有問答諸生記之曰筆記合于前所謂證義而解經者大備矣先生卽物窮理學從紫陽入而悟徹宗旨有契于陽明于二先生之學卓然深信其合二書中多所發明所謂識其大者也

爲臣不易編京兆澹志黃廷鵠著

澹志精心嗜古好學不倦所著爲臣不易編特疏上之大意曰見夫上交之否隔也而有感於管夷吾樂毅之事焉見夫群下之紛囂也而有感于蕭曹規隨房杜同心之事焉見夫干城無倚邊圉日訐也而有感於趙充國郭子儀輩之事焉至逆璫時又見夫宵小之比阿失節也而有感於王蠋蘇武梅福袁粲輩之事焉此臣跼伏田里借古諷今而爲臣不易編之所爲作也又曰使人臣而自知其不易爲也固當抱功修

職補過救失之爲凜凜 皇上而知臣之不易
爲也必且五視九徵諏咨攷慎用捨斥陟如不
得已或於栽培傾覆之中時存愛惜長養之意
奉 旨王廷鵠奏進書冊有禪臣鑑知道了
須友堂集國史類記宮諭張以誠著

副使黃體仁著

寶日堂初集吏部侍郎張鷟著

堂邑許維新曰世調卽諸生間乎嶽嶽頭角廉
修砥名行居嘗讀書自重有穆然之思迨入中

秘口誦手披不捨寒暑其立言引義務本有用
不肯摹擬當世名人其立朝卓然自信行其所
安不肯尋聲逐影寄居人籬落下 熹廟時天
變陳言八事末言談宮闈大拂乳媪逆璫指旋
廢家居未幾禡削五年 天子訪落遺佚起于
家晉少宰瀕行哀次其文而間序故侯侯圃矣
盲矣能識公諸生文今安能讀公館閣大臣文
抑侯知世調務求有用而行于文章者夫學期
明道文期適用不會此意未許讀世調文也

歸愚集孝廉李繼佑著

九籥集孝廉宋懋澄著

空明子據目抄范廷啓著

古詩解學古編蒞丘館初集二集經史詞林常語

集解語叢唐汝諤著

編蓬集唐詩解唐汝詢著

許周翰贈詩曰唐逸人汝詢六歲而瞽書從耳

受多記憶能爲詩以所著書併詩追送索賦驪

歌清絕兩吳鈞別去幽人幽更幽大瓠經今隨

我去明珠暗豈向人投聽餘流水勞師曠讀後

編年憶左丘世事鄉心關不任因君且繫木蘭

舟

我貴編藻里稿城南稿周紹元著陳眉公有叙

雲間往哲錄蒞蕘之言灌園草和陶詩崇儉約言

讀史管窺鶴城正學傳中峯祖燈錄周紹

節著

徐三重曰灌園居士謝去諸生而慕漢陰丈人

之爲也善病而貌益腴高隱而致益遠養生而

不導引迓禪而不茹素百念灰冷而持論常雄

視人世若萍蹤而動履常循矩矱杜門一室簡
酬應上下古今揚摧治亂居平好吟咏嘗見其
和陶詩數章矢口而出精神意態無一非陶時
露英雄本色

回春齋詩稿方餘日錄夏時正著

籍隱齋稿吳山民逸一著

葉季常詩葉之經著

樗似草學博施遂狃著

寶言堂集江行草沈紹文著

青蓮館集少君詩子師遺稿章台鼎台鉉台垣著
許侯周翰柬余在郡習長公詩名無能致交近
得新刻展誦一二館曰青蓮寔兼少陵然詩佳
一出儁俠之氣牢騷未偶悼俗傷時蘇子瞻幾
以此罹禍願長公無作此情爲吳兒口實也振
藻敷璫澄懷咏志奚不可者柳花水龍吟作寧
專美質夫章氏世有詩人矣

曳裾集侯侯軒詩稿消夏壺冰

四六駢啟禪門類纂張蕪之兆達著

焚餘草張進士本嘉室土鳳嫺及女文姝媚姝著

鴻瓜編陸文學坊之室楊留華著

絡緯吟范學憲允臨室徐媛著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五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
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
於山水詠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
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晉平原內史陸機郎中令陸雲詩至於晉稍入
輕綺雖高言妙句波屬雲委而漢魏之風一變
元康之際二陸特秀開六代之詞源爲雲間之



正始才名並出夏隻千古後世仰之如絳雲麗
星之在霄漢非一郡之明珠白璧也京山李維
禎云機之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其言吳人詩乎
馬班史言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
利而延陵季子最後嚴助朱買臣之屬並以文
詞顯漢時其人徃徃韶令妍秀有巧思飲食衣
服宮室器具刻畫藻績爲天下最東晉以還聲
名文物日盛矣蓋在士衡前所傳始爲南音者
出塗山之女若夏統之暮歌河女章與木容紫

玉爾女之類大端幻眇婉弱而其後爲江南子
夜前後團扇懊儂諸樂府則綺靡極矣士衡吳
人將其時業已開綺靡之漸而預見之耶司空
張華見機作篇篇稱善猶譏其太冶鍾嶸品其
舉體華美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劉勰謂榛楛
勿剪庸音足曲識非不鑿情若吝繁則綺靡實
士衡自道耳稍由北渡而化若樞東移而茂鷓
鴒之飛先南子規之啼必之物性風土固有不可
強者其評士衡瑜不揜瑕可稱詩史

唐太宗傳論曰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岩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文心雕龍云機雲標二俊之采又云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緝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栝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

鍾嶸詩品云陸機爲太康之英

北史文苑傳云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風穴

刑子才云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

葛洪評陸機云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湖之吐流泉源如一

何大復云陸詩體俳語不俳謝則體語俱俳可謂千古卓識

王世貞云謝朓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又云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又云士衡翩翩藻秀饒有才致

馮時可論曰晉史稱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與公之論亦如此然才大者多有英有蕪其勢然也王元美謂陸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然其集中模擬不免亦多獨運又云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余謂俳弱處固有伉健處尤堪讀不可舉一廢百元美又謂人以俳偶之罪歸之

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秦聲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則魏詩亦然矣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則漢詩亦然矣邁閔旣多受侮不少則毛詩亦然矣

士衡擬古明月何皎皎詩云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獨守此少年仕宦不得志而思其室家也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以興佳人容

光在想而渺不可卽言外之旨甚有餘情

董逃行歷九秋篇云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
逾馨祿命懸天難明妾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
中傾又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雁行杯若飛
電絕光交觴接卮結裳慷慨歡笑萬方又奏新
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又君
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
保初醮髮結何憂坐成胡越昔人云此篇髮髯
歡戚如在目前經緯情感若探衷曲宮商層疊
綺繡斐疊其言有文其聲有永走僵李杜不能
及矣當爲百世六言之祖

士龍贈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
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語殊有致真與平原齊
軌方步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
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
乃指爲的對至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
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後能也

胡應麟云士衡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
蟋蟀在房絕類古詩雅頌雖遠寔四言變體之
工者典午以後殊不易傳

東曹掾張翰字季鷹晉史稱其詞義新麗造次立
成而縱任不拘

文心雕龍曰季鷹辦切於短韻

鍾嶸詩品曰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緣繁之章雖
不具美而文旨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
張季鷹雜詩一首入昭明選膾炙篇籀間人知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二語寫情極真却不
知歡樂不照顏一句更刁妙可思

鍾惺曰季鷹詠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變幼
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叅紅團
輔圓頤苗苗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
風飛霧流烟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喜笑美
口善言有憐恤語無狎昵語詠美男宜如此一
入狎昵便淺又繇容止看出性情是衛風手如
柔荑章法

齊左長史陸倕吟譜云陸佐公少勤學善屬文任
昉爲中丞後進車軌日至號爲蘭臺聚倕有詩
贊昉曰壯哉荀文若賢哉陳太丘

陸倕寄贈諸友以詩代書云余本水鄉士閉門
江海隅時逢世道泰蹇足步高衢名成官雖立
效微功日跡入仕乘肥馬出守擁高車關門游
昔吏遷亭有故書江派資賢牧宗英出建旟不
勞王布鼓無賴露田車弼政非責實求名已課
虛長卿病猶在修齡疾未祛詎知亭長肉寧挂
府丞魚不能未能止內訟慙諸已僂俛從王事
纒舟出淮涖朋故遠追尋暄宿清江陰明日一
分手翻飛各異林歸舟隨岸曲猶聞歌棹音行
者日迢遠誰見別離心夕次冽洲岸明登慈姥
岑水流多迴復余歸良未尋江關寒事早夜露
傷秋草心縷姑蘇臺日送邯鄲道葭葦日蒼蒼
親知慎早涼劉兄消渴病體攝戒無良殷弟癩
眩疾行止避風霜劉侯有餘冷宜餌陟釐方伏
子多風咳門冬幸易將率更愛雅體體弱思自

強吏曹勉玉潤諷議勗金相比部多暇日奚用
肆龍章建德何爲者無隋疑無人鄉記室朋從
暇露蛄附行商議曹坐朝罷尺板嗣微疑芳雙
棲成獨宿俱飛忽異翔眷言息親友沉思結中
腸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塵埃靜飛蓋
遙相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談終美景
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朋婣今日一
乖離濯然心事差山川望猶近便以隔天涯玉
躬子加護昭質余未虧八行思息勉一禮望來

儀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吟譜云野王九歲作日賦朱
異見而竒之長更勵精力學無所不曉

一 虛樓續本事詩云虞伯施少受學顧野王野王
一 當夏日聞蟬聲使詠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
一 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
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寡欲要當享大名於天

下

唐著作郎顧况詩品云况詩天才不足而問辯有

餘雖有骨氣殊乏風采其補亡諸詩頗有流調
可諷然詞旨不圓終違機悟既居茅山自號華
陽真逸今觀其詩類裁謝風塵超脫凡徑豈感
貺於山靈者耶

顧况家吳淞江上作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

女兒浦口潮平

女兒浦
在華亭

又張志和浮家泛宅垂

釣三江其漁父詞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
不須歸誠江上風景也二詞俱松江事宋黃魯
直合爲浣溪沙詞曰新婦磯邊眉黛秋女兒浦

口眼波愁驚兒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
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曰此
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
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
浦此漁父無乃大濶浪乎權德輿詩亦有新婦
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句亦祖况詞也

野客

叢書

詩藪云顧况樂府整齊閎亮稍協前規又六氣
銅渾轉三光玉律調頗整贍近老杜句格

唐詩紀事云况尚踈遠近於方外發爲詩篇俱
遐慕神仙悲感塵世其悲歌三首并序云情思
發動聖所不免也故師乙陳其宜延陵審其音
理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聲豈徒文彩
之麗遂作歌以悲之

唐本事詩載顧况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游苑
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
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
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

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
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
詩出禁城誰人酌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
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
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
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
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
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卽前四句也
其後雲溪友議載盧渥北夢瑣言載李茵劉斧

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皆竊况而易其名爲
于祐總不如况詩含蘊爲美也

談藪又
叅逸史

盱眙簿顧非熊吟譜云非熊三十年場屋長慶中
上怪勝無非熊名令有司追勝劉得仁以詩賀
之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
逢聖主知

非熊詩遠不如况而詩名甚噪及第歸項斯贈
以詩曰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自有恩門入
全無帝里歡湖光愁裡碧岩景夢中寒到後松

杉月何人共曉看

宰相陸贄吟譜云陸敬輿中博學宏詞入翰林少
以材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

宣公不以詩名其科試詩二首集所不載聞太
常清樂詩云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
迷處絲桐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
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
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又御園芳艸詩云
陰陰御園裡瑤艸日光長霍靡含烟霧依稀帶

夕陽雨餘萋更密風煖蕙初香擁妓緣馳道乘
輿入建章濕烟揉不散細影亂無行恒恐韶光
晚何人辨早芳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劉煦傳云扆文思敏速
初無思慮揮翰如飛嘗金鸞傳賦命學士和扆
先成帝覽而嗟異之

扆詩有今秋已約天台月之句或云扆昭宗末
舉進士及第六月榜出盛暑同舍戲曰造勝天
也觀扆此詩豈幸倉猝苟科第者

左拾遺陸龜蒙少攻歌詩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
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因
鏢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

唐詩紀事云陸龜蒙居松江甫里攻文章與顏
堯皮日休羅隱吳融友善家貧與張搏爲廬江
吳興二郡丞李蔚盧携景重之羅寄詩曰龍樓
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
夜船來海月秋寺伴江雲只恐塵埃裡浮名點
汚君

詩林廣記載龜蒙別離詩云丈夫非無淚不洒
離別間仗劍對樽酒耻爲游子顏蝮蛇一螫手
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愚謂大
丈夫以功名意氣自許大笑出門何淚之有此
詩慷慨激烈有男子心回視郵亭手執杯酒陽
關哽咽淒涼眦昵作兒女語者良可鄙矣

談苑醜醜曰陸魯望白蓮詩素蘼多蒙別艷欺
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
欲墮時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研

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
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可詠
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竹詩云嬋娟籠曉
烟左太冲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
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

吳子華莫文千餘言畧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
涵爲子文無偶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捉爲
子文真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
鑑將杳清武林深澗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

岑寂豕突鯨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去其倏忽
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哆冶秋
鮮妍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

左拾遺朱放吟譜云放字長通隱居剡溪以寇亂
避華亭作剡溪行云潺湲寒溪上自此成離別
回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識艸樹漸老傷
年髮唯有白雲心爲向東山月又送著公歸越
云誰能愁此別到越會相逢長憶雲門寺門前
千萬峰石床埋積雪山路倒枯松莫學白道士
無人知去蹤

顧況云朱君能以烟霞風景補綴藻繡情思最
切又贈放詩云野客歸時無四隣黔婁別久案
常貧漁樵舊路不堪入何處空山猶有人

宋屯田員外郎陳舜俞字令舉博學強記擢制科
第一張子野蘇東坡相唱和東坡有六客詞令
舉在焉嘗作詩與韓魏公乞全瓦古硯魏公荅
以詩云鄴宮廢瓦埋荒艸取之爲硯成堅好求
者如麻幾百年如何今日難搜討吾邦匠巧世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其業能辨瓌奇幼而老隨材就器固不遺大則
梁棟細斲捺必須完者始稱珍何殊巨海尋三
島荆人之璧尚有瑕夏后之璜豈無考况乎此
物出坏陶千耕萬斲當翻攪吾今所得不專全
秘若英瑤藉文縑君詩苦擇未如意持贈只虞
吟絕倒君不見鎮圭尺三瑁四寸大小雖異皆
君寶

進士朱之純自號谷陽先生少有詩文名不樂仕
進築別業於谷水之陽自題湖齋詩云平湖十

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屈藏園種小桃今結子
池栽翠芰更聞香六龜已作千年瑞雙鶴看呈
八月祥居此翛然忘世味此心猶懶去南陽
徵士李行中字無悔高尚不仕以詩酒娛情作亭
於青龍江上以寄隱焉蘇子瞻顏之曰醉眠歌
以贈之屬而和者子由少游輩十四人皆一時
名流

自題醉眠亭詩云簷低檻曲莫嫌隘地僻草深
宜晝眠代枕莫憑溪上石當簾時看屋頭烟倦

游拂壁畫山徑貪醉解衣還酒錢一水近通西
浦路客來猶可棹漁船

東坡荅周開祖云李無悔近見訪留此句餘亦
許秋涼再過又志林云東坡嘗稱無悔曠達喜
與接席無悔邀往醉眠亭數日而別

資政殿學士章粲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
於世嘗作水龍吟咏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
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辭

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用事
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
而觀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綉工夫晁
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
人鬪巧質夫未免用膏澤

提舉任盡言字元受以忠義自負詩文尤竒峭如
其人楊誠齋萬里評之曰其五七言邃於追古
四六詞同於騎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爲文
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氣
蓋將與有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

公競輿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
作也

叅政衛涇字清叔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登第之
日求詞翰者衣袂相接人爲賦詩皆滿人意
徵士儲泳字文卿少有詩名長於持論弟儲遠亦
以詩名

布衣高子鳳字儀甫以詩名又嘗註杜詩林竹溪
爲之序

布衣朱允恭字爾靖性嗜吟咏無日不詩詩亦見
賞於世四靈趙天樂選其詩二百篇刻行之
常州守衛宗武字淇文所著有秋聲集皆詩也文
及翁稱其清聲俊逸不愧李青蓮

黃文若佚其名事亦無攷見周少隱集云黃文若
自華亭携家來游西湖袖出新詩其歸乃和前
篇聊以當別詩云黃郎滿袖出新詩別後篇章
又造微老驥尚含千里意翔鸞還帶九雛歸如
君好事真前輩笑我爲生半昨非小別不堪頻
作惡灞橋楊柳亦依依 送文若歸二首烏帽

猶衝九陌塵扁舟誰釣兩溪春久虛歸夢尋香
國忽喜清罇對故人滿眼窮愁嗟我老此生交
舊獨君真華亭一水無多路細作來書莫厭頻
又將軍十載半鳴珂才武憐君中興科但把長
吟作回雪不教瀨海看熬波方愁隻影身如寄
便買扁舟意若何一別應須五年事好詩從此
爲誰哦

楊誠齋跋黃文若詩云五字長城壁不如鼠肝
虫臂得關渠竹坡集裡曾相識驚見蘭亭繭紙
書讀兩公詩文若殆名流也湮沒不傳惜哉

吳江尉趙孟僴號月麓宋之宗室也少學詩於劉
須溪劉愛其才盡授以詩法相與品評杜詩所
著有湖山汗漫集

教授邵桂子字德芳邵本睦人家於松之修竹鄉
以博學宏詞登進士第生平喜爲詩篇咏甚富
世稱其意象冲融有瀟灑風流之致

布衣吳惟信字仲孚記問該博以詩鳴於宋有菊
潭稿詩詞清遠庶幾唐風

吳郡人麋奔吟壇名宿也一日叩所作誦一絕
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間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
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麋不覺下拜曰天
才也

禮部駕閣從政郎林景曦平陽人元楊禿發宋越
上諸陵景曦私以草囊拾之埋藏越山樹冬青
樹爲志聞者景仰稱霽山先生所著詩白石集
詩藪云林景曦收宋二帝遺骨樹以冬青爲詩
紀之復有歌題陸放翁卷後云青山一髮愁濛

濛干戈况滿天南東來孫那見九州同家祭如
何告乃翁每讀此未嘗不爲滴泪 放翁詩云
老去元知世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
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憤之氣落落二十
八字間

元處士凌岳字山英少習舉子業宋亡不仕放意
於詩胸中塊磊盡寄之歌詠志稱其鏘鳴秀拔
駸尋大曆風格名其集曰古木風飄
郡中九峰次第題詠昔人呼爲山史

水監任仁發字子明精於水學又善繪事詩亦清麗王梧溪曰世但知任水監畫馬蓋以藝掩其能云

有海洲夜景詩云斷雲破月照沙洲水色烟光鎖釣舟鴻雁一聲驚客夢蓴鱸雙美動鄉愁紅飄樹葉霜天曉白射蘆花海氣秋昨夜西風又吹冷天涯游子怯輕裘

布衣陸鵬南號象翁少讀毛詩遂得詩人之趣文章勁健邑中推爲鄉先生與陸伯靈齊名鄉里稱爲二陸所著詩文名九峰清氣集

徵士周之翰字申叟博極群書每篇章出贈炙人口尤精於易學自號易癡道人

有詩送馬秋野出征淮西云霜原晶晶秋草衰西風獵獵吹大旗酒酣仰天數過雁落日滿地青山低時艱不作昇平夢半夜困龍匣中動此行乘雪蔡州平書生擬獻平淮頌又咏石棋子云棋子灣頭千丈渦沉星出世恐無多自然黑白分明見天巧團圓不用磨本與閒人消日月

却教平地起風波不如煮作仙人供更覓山中
爛斧柯二詩俱爲鐵崖見賞

鄉貢進士陸居仁字宅之自稱松雲野衲以著作
自雄不可一世詩有格律非漫然作者與楊維
禎錢思復相善沒後人稱三高云

賴善卿稱其古意二首絕似晉魏人語采蓮多
芳艸種豆襍艾蒿馬齒似蕙根魚腸溷鉛刀舉
世方好竽錦瑟將誰操已矣屠龍技終身徒自
勞又王孫玉抵鵲公子玉抵蛙夜光投暗室駮

耳困鹽車燕石錦十襲楚璜刑再加哲哉待價
翁懷寶無嘆嗟

玉山名勝集載其近體一章云同宗入洛稱三
俊累世留吳尚幾家谷水千家書有種崑山一
片玉無瑕內臺應笑金釵筍羽竈當携石鼎茶
見說艸堂開綠野何時分我白鷗沙

掾史袁介字可潛凱之父也自蜀來占籍華亭元
末爲府掾以詩名何良俊云世稱其簡田吏一
篇質直似木蘭詩其有關時事則少陵石壕吏

白太傅諷諭之類也簡田吏詩

處士衛仁近字叔剛德嘉之子也嘗以詩質楊廉夫廉夫稱其竒節與象可追盛唐非詩門之顯主者不能至也

有敬聚齋詩稿世極稱其秋夜曲白苧詞九山讌集等篇覓不可得玉山名勝載近體一章云草堂只在玉山西未識風流顧愷之鴛冷綉衾春病酒蠟銷銀燭夜敲碁每懷鳳鳥栖梧樹輒倚烏皮唱竹枝昨夜闌干明月上惱人簫管不勝吹大爲詩家所賞

俞庸字子中俞俊字子俊庸仕爲推官詩載大雅集又見其書桃竹杖引書法趙吳興亦一時名宿俊其子也初永巡簡改判平江尤以詩名極爲楊錢諸公所賞

胡元瑞詩藪云俞子俊楚州夜泊詩全篇勻美超元末諸公之上詩云漏鼓聲頻欲四更野航燈火對愁明城頭楚語驚鄉夢船尾吳歌動客情漠漠水雲聽雁度蕭蕭風雨自鷄鳴離群遠

送何嗟及未必江湖老此生

子俊赴平江高厚朴贈行詩有流水落花西子
宅故家喬木范公祠句坐客笑曰真堪壯子俊
行色矣

文學孫華字元實年十三卽肄業郡庠郡守張之
翰課春陰詩華援筆立就其結句云柳花只在
斜陽外不肯分明過小橋守大奇之

淞故述云程鉅夫時奉命採訪江南華辭以詩
曰小人猶有母率土豈無臣語工而意亦深婉

其全文云歲晚離家客更深上水船犬鳴營柝
外漁唱驛燈前遠役關慈母孤臣仗老天極知
朱紱貴無奈綵衣妍又漢使徵求急潘輿定省
頻小人猶有母率土豈無臣歲儉盤炊玉家貧
酒泛銀自緣憂雀髮豈敢逆龍鱗

馮濬字淵如華亭人詩載玉山集昔人評其清俊
又大雅集稱淵如名以默自號彈鋏生有秋日
登樓詩云仙人樓閣禁城東近水馮虛對雪峰
香轉寶爐金雀尾酒行仙掌玉芙蓉湖波西下

寒仍綠山色春來晚更濃
媿似登高能賦客懸知百尺臥元龍
又片玉山裡碧雲關
背郭漁莊寄柳灣
細雨長竿拂東海
桃花流水出人間
鼉窟宅風潭靜
鷄犬瀛洲日月閑
公子臨淵無所羨
鈞簾落照看青山

錢元方字彥直華亭人有寄李紫篔詩云謫仙今住五茸西醉後懶披宮錦衣
天上玉堂無夢到山中書艇載鵝歸
白雲滿屋詩連軸大泖當門鱸正肥
安得造君清隱處紫簫吹月轉山扉

李紫篔亦吾郡名流居薛澱湖之側王逢邵亨貞楊鐵崖皆有贈詩惜佚其名又吳郡尤存贈歸澱山草堂詩云積玉溪頭水拍天
草堂只在澱山前
鳴鳩啼鳥青春裡古木踈篁落照邊
仙客近傳食玉法故人時送買山錢
相逢未盡一杯酒陸相祠前又撥船附記之
使知吾郡有李紫篔

廣西省郎中朱熙華亭人以詩名爲玉峰顧仲瑛社長落句矜重嘗贈阿瑛詩云玉山主人清且

妍標格皦皦人中仙對花時復尋詩句愛客每
能揮酒錢寒鐙巢雪歌暖響春水桃源放畫船
我將載酒卽相覓與爾醉倒薰風前
袁海叟凱懷朱郎中熙詩云洞庭秋色晏蒼梧
雲氣深夫君萬里去山水迥沉沉竟日凌浩渺
連天逃峯岑鼃鼃游近渚猿狖戲遙林荏苒杜
若香蕭條楓樹陰 皇朝重茲士遠氓方致琛
而我將何念歲暮獨離心離心一何極日夕遲
徽音衡陽雁不到搔首更沉吟

進士錢璧字伯全博學好古品行端潔陶宗儀師
事之沒身佩服不衰

鄉貢進士黃璋字仲珍允恭之孫也受業於鐵崖
之門以詩鳴於時世傳其遣興二首有杜老風
格詩云滿目烽烟在經春血淚垂素無投筆志
空有掛冠思江總真能仕陶潛托賦詩獨餘心
炯炯靜夜月應知 牢落悲生計艱難歎索居
母兄皆寄食兒女久無書井邑兵戈滿郊園瓦
礫餘傷心春雨過農事定何如

教授邵亨貞字孺復宋邵桂子之孫也所著有蛾
術集與陶南村友善南村每以詩文叅訂而尤
服其詞嘆不能及嘗讀其擬古樂府序云古人
作長短句音節氣槩人各不類往往自成一家
至於今則律調步武句語苦無遠致間有奇語
不過命以新意亦未見立家所以擬古最難強
欲逼真不無蹈襲稍涉已見輒復違背未易措
手也

樞密院判張昱字光弼廬陵人元末不仕與楊廉
夫寓游松江以詩酒自適錢塘陳彥博曰讀光
弼詩意婉而詞麗情閒而調逸有詩人之風然
光弼以詩人之才遭時板蕩其應酬交接無非
衰世末俗之事故其辭多變

楊士奇曰張光弼先生少事虞文靖集得詩法
文靖才高識廣其詩浩博而不肆變化而不窮
而一宿於正先生之詩氣宇閎壯節制老成而
從容雅則稱其傳焉

儒學楊維禎字廉夫避亂松江遂老焉爲一時人

文領袖吾松名流湊聚詞盟詩社獨冠江南先生之力歟

詩藪云楊廉夫勝國末領袖一時其才縱橫豪麗亶堪作者而耽嗜瑰奇沈淪綺藻雖復含筠吐質要非全盛典刑至他樂府小詩香奩近體俊逸濃爽如有神助余每讀未嘗不惜其大器小成也 又云廉夫歌行聲價騰湧今讀之大率穠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漢魏風軌未覩藩籬 又云五言絕自

廉夫樂府諸篇外一代寥寥即虞楊氏集中罕覩佳者 又云楊七言絕如西湖吳下竹枝歌及春俠宮詞續香奩游仙等作本學夢得致光而筆端高爽處徃徃逼李供奉漫興學杜亦畧近之其才情實出趙揭諸家之上至歌則太溺綺靡古詩太著議論五七近體句格平平似無足采才各有近不可強也 又云老鐵咏史如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生爲仲卿婦死遂仲卿妻廬江同樹鳥不

過別枝啼此類甚衆亦大是伎倆人然惟二十
字可耳更八字便入晚唐自餘大篇議論愈工
格調愈遠

王弇州曰楊廉夫作湘竹龍吟辭贈老伶杜清
清蓋出所藏鷓鴣文簫壽楊而侑以其伎又命
小娃歌楊所作鐵龍引倚而和之故賦此爲贈
題云老鐵醉筆末又有馮以默七言律邵思文
長歌不知名竹西者絕句其結法小異而墨色
正同疑皆卽席之和也余謂老鐵心腸如鍊腕
如鐵正爲小娃一歌軟却耳彼老伶手三尺竹
何能動之然味其調要須銅將軍鍊綽板乃稱
耳豈區區小娃所能按也

楓山章懋曰自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
而選而樂府而歌行諸作至三變而爲律作者
徒知從事聲偶之間不能馳騁以極夫人情物
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生之作逸於思而
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論事婉而
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掌其命

辭皆卽史傳故實彙括而成叶諸金石若出自然昌黎所謂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鼻者先生有之

楊維禎序律選曰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東坡嘗舉杜少陵句曰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自後寂寥無聞吾亦有云露布朝馳玉關寨捷書夜報甘泉宮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爲近之耳余嘗竒其識而躓其論然猶以爲

未也余在松凡詩家來請詩法無休日騷選外談者十九余每就律舉崔顥黃鶴少陵夜歸等篇先作其氣而後論其格也崔杜之作雖律而有不爲律縛者惜不與坡老叅講之

楊維禎自敘云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同韋楚元劉爲唱和友蠻素容滿爲樂酒具又有晉公爲雅道主優游蔗境十有餘年身不陷甘露禍輒自爲福人然其詩有病與樂天相伴在春隨蠻子一時歸則其懷抱

猶有惡者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

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

五峰張句周易

錢

思復

爲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歛伎

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

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

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

春水室

舫名

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

舫故事蕩滄湖光島翠望之者嘖羨龍仙伯顧

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余爲

江山風月福人且貌余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

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

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直至

九十九好景長如三月三小素小蠻休比似桃

根桃葉尚宜男余和之云紅兜羅巾白氍衫金

鑿致仕得頭銜家無撲滿誰從破世有錢柳人

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龍蛇奚用辦三三人間

黃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妾一男全不爲險韻所

縛先生嘗曰韻愈險句愈奇也

聶大年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雛
酒債詩豪膽氣龐白髮草玄揚子宅紅妝檀板
謝家湖金鈎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
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
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松江
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竹枝柳枝桃枝杏
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
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敘其
實今集中無也

副提舉錢惟善字思復寓居華亭與楊陸結詩社
有羅刹江賦最知名 又題可詩齋詩云自寫
游仙記長懸戀闕心開樽留好客促席和新吟
亦有孟東野豈無支道林適然幽興至還復一
登臨

禮部尚書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爲平江路總管
淮兵至走松江寓靜安寺能詩文有玩齋詩稿
楊維禎序曰吾元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
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陽再變未

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著作
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曆與元祐上踰六朝而
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
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
間未知孰軒而孰輕也

詩數云貢泰甫紅蓮日湧神仙幕翠柏霜飛御
史臺千金海上求騏驎五色雲間下鳳皇貔貅
萬竈新趨幕虎豹千門舊直廬小雨挾雲行斷
岸亂山排浪入孤城柯敬仲雲飄五鳳層樓矗
烟繞群龍法駕來鴛序久陪蒼水使鳳池曾賦
紫微郎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
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八一槩不復
過目余故稍爲拈出以俟知者

徵士王逢字原吉江陰人避地青龍江以吟咏自
娛汪澤民曰王原吉學詩於延陵陳漢卿陳與
柯敬仲俱事邵菴虞公得其傳邵菴蔚然儒宗
爲時名臣柯叅書奎章閣卒陳今爲東流尹亦
躋顯仕原吉窮而在下能以詩鳴志樂漁隱又

曰原古守漢卿之學宗邵菴之傳博以三百篇之趣歌春申山水間發情止義不古若也哉
番陽周伯琦云原古之介三公不易故其吐而爲詩歌也闡彞倫之大襟幽潛之光一物一事之詠未嘗不重致其憂思慨嘆焉其辭婉而諷其旨微而貞蓋有得夫六義之蘊植於事爲者如彼發於詞章者又如此所謂中倫中慮者非歟

憲掾黃公望字子久流寓松之柳家巷又留貞溪曹氏最久以畫著名顧阿瑛稱其玉山竹所詩致韻清幽詩中有畫詩云花檻香來風入塵雕籠影轉月穿櫺鈎軒平野連天碧排闥遙山隔水青

布衣戴良字善卿天台人客於雲間以能詩稱嘗搜吳越間採諸詩之可傳者名大雅集楊廉夫批評而序之吾松入選者共二十有八人

錢艾衲蘼序曰賴善卿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駕屐薄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

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風清而不雜則
采之義直而不回則采之體約而不奢則采之
詞麗而不淫則采之未始有不關於風教者亦
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真趣者不
能造於斯也

奎章博士柯九思字敬仲仙居人以恩補華亭尉
不受客遊於松以詩名先輩謂元末諸公詩一
洗宋陋漸脫元初之習開洪武之盛敬仲其一

王逢讀敬仲宮詞題其後曰帝作奎章擬石渠
花明長日幸鑾輿丹丘詞氣凌司馬封禪何如
諫獵書

陶九成云柯敬仲以避言路居吳下詩名冠於
一時虞邵菴在館閣因賦風入松長短句寄之
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
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
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
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

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
遂徧滿海內矣剪一作試輟耕錄

太守馬琬字文璧秦溪人蚤從楊維禎受春秋後
遂卜居松江工書畫與詩貝瓊曰余講學雲間
文璧自杭來相與放舟三女崗登野王讀書臺
酒酣慷慨悲歌旁若無人觀者擬古豪傑士也
今且灌園三泖之濱一欣戚齊得譽益工於詩
誦之不啻鼓空梁以破瓦缶之音進太羹玄酒
而撒芻豢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

之爲工 又云文璧脫去凡近雄詞麗句或得
之一花一草之微猥嘯颺吟之夕野橋風雪之
中行役別離燕游登眺之夕與夫朝嵐暮靄變
態之時五茸獵場鬪體芳艸傷心墮淚之地羈
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摹寫之
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焉
處士倪瓚字元鎮梁谿世族遭時多事寓居松江
之泖濱世人珍愛其畫不知其詩尤清出其寓
松江詩云已從鷗鳥狎雲深老我無機似漢陰

采采菊花猶滿地蕭蕭霜髮不勝簪南游阻絕
傷多壘北望艱危折寸心好在吳淞江水上青
猿啼處有楓林又贈周較書詩云中年習靜松
江渚回首塵埃多厚顏富貴不如常處賤奔馳
何似得心閑參天竹樹存貞碧動地波瀾任往
還輸與荆溪周處士避人探道掩松關

王弇州云倪雲林詩法韋蘇州思致清遠能道
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常蘇州鮮食寡欲愛掃
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不但詩之酷似也

張玘見七修類稿郎瑛曰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
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予幼時見有蜻蜓詩
畫絹於里中旌觀誠妙筆也詩有黍離之哀詩
曰露涼芳艸曉風吹紗翼輕明水影欹莫便臨
平山下去眼睛雙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寫圖
之時必伯顏駐師臯亭臨平地名之日不忍故國垂
亡而虜騎之覘杭得詩人之比也和者雲間張
玘云翠華銷盡屬焮吹四翼低飛兩眼欹秋去
藕花搖落久也愁點碎碧琉璃

黃仲琪見寶顏堂陸文裕公曰四明謝員字友規
爲詩文有規矩元末 國初人爲吏謫臨洮一
時交游有詩文贈行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九
霄風翮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游莫謂流離舍
初志卽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
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
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
人也當是袁景文一輩人

吾松僻處海濱勝國時惟倪雲林與曹雲西陶
南村往來倡和其載在集中不多見如題曹雲
西畫松石云雲西老人子曹子畫手遠師韋與
李衡門畫掩春常閑搖毫動筆長風起葉藏戈
法枝如籀蒼石庚庚橫玉理庭前落月滿長松
影落吳松半江水題陶南村草堂云雲溶溶兮
覆渚波剡剡兮侵扉魚群泳而自樂狎鷗馴以
不飛題黃子久畫云白鷗飛處碧山明思入雲
松第幾層能畫大癡黃老子與人無愛亦無憎
題管夫人畫竹云夫人香骨爲黃土紙上蕭蕭

墨色新悽斷鷗波亭子上鏡臺鸞影暗凝塵又
題宋仲溫竹枝云畫竹清修數宋君春風春雨
洗黃塵小窓夜月留清影想見虛心不俗人皆
清遠絕塵可諷也人但知管道昇不知有宋仲
溫竹見倪集可證

國朝

大學士全思誠字希賢詩學盛唐王梧溪輩俱尊
之爲耆宿時傳其問疾詩有千年松下得琥珀
萬壑雨餘生薜蘿有客饋魚供野供何人擊竹
和樵歌能脫窠曰又云長吟不盡相思意矯首
霜前一雁過殊有遠致

國子司業王嘉會字原禮元時卽有博洽之譽上
海令康伯愚見其詩敦雅深得風人之旨以嘉
會應詔 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卽除翰林
院簡討

徵士陶宗儀字九成詩藪云陶九成勝國博雅士
也所見滄浪棹歌僅數十首頗有氣骨不類元
諸人

王建中曰陶九成裔出淵明當胡元亂季中華
淪沒蟬蛻滄江淞水之濱逍遙九峰三卯之境
韜光泉石不食腥羶升斗不挂左衽冠裳故其
詩曰古人重節義出處蓋弗苟未知軒冕貴但
識綱常尊且也憤世分崩悼時陷溺緬懷經濟
不輕暗投故其詩曰南邨有遺逸白首軫黎元
尼父不復作聖道誰能新及遭際 聖祖龍飛
變夷爲夏攷其篇章每從洪武紀年故其詩曰
鍾山毓霧秀王氣接闔闔天子居大寶八表底

清夷當時就聘禮闈志在大用故其詩曰報名
謁鴻臚會朝造鵷行鶴書還赴隴光耀起幽潛
聞宋景濂見其書史稱爲儒碩假令推轂朝端
以備顧問未必非陶安許瑗之儔也惜楚璞商
彝知稀者貴以布衣應召浩然歸山故其詩曰
白髮磻溪釣飛騰未可期壽齡過八十無夢到
鵷行可見尚父之心猶在周公之夢已衰然而
浮白殺青吟風弄月未嘗一日不津津也故其
詩曰田園已遂陶彭澤鄉里爭稱馬少游臘涪

缸面浮香螿不負吾家漉酒巾至此分明以淵
明自認淵明可以不死矣

博士貝瓊字仲琚嘉禾人宦於淞遂寓居焉有雲
間集篇什之美膾炙一時

王弇州評 國朝詩人極稱貝瓊詩白雪作花
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非貞元間人不能道
翰林院編修高啟字季迪啟年十六以能詩見稱
時行省參政饒介爲張士誠參軍以啟薦不屑
隱於松之青丘洪武初召修元史

楊東里云高季迪近體五言律勝其古體則樂
府及擬古勝爲文長於敘事嘗讀其蘇州雜詠
詩備諸體每一披誦恍然如親游闔閭故墟歷
覽陳跡興懷古人可感可慕不自知其慨歎之
至矣

王弇州詩評云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
徃徃命中又如燕姬靚妝巧咲便辟又云 國
初季迪材最高孟載其流亞也惜元調宋材浸
淫膏肓未易淘寫每恨不生何李間上可開元

次亦不失大曆

詩藪云高太史諸集格調體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瀾翻風骨穎利則遠過元人昭代初雅堪禘禘而弘正諸賢揚摧殊不及之用修詩鈔始加蒐輯至兩瑯琊咸極表章衆論遂定然高下便應及楊徐張三子遠矣又云季迪下劉青田才情不若楊孟載氣骨稍減汪忠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絕句小詩特多妙詣但未脫元習耳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朝選體前驅仲默於國初特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弗如也

國初高太史季迪啟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詩名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綠曲韻時太史一愿稚耳衆易之侍立少頃荅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延之上座

特爲書於圖諸老爲之掣肘自是名益重云
觀察楊基字孟載少與高啟張羽徐賁同名號吳
中四傑楊鐵崖驚服其詩邀之同歸遂客松江
王弇州云楊孟載結客少年行用君攸體如豪
名獨擅秋千社俠氣平欺蹴鞠塲白璧一雙酬
劍客明珠千斛買胡娘金丸挾彈章臺左寶騎
聞箏太液旁梅子隔牆羞擲果桃花深院咲求
漿語視沈作遠過之又岳陽一首壯麗欲亞孟
浩然其末句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尤爲脍
炙然元調未除正坐此音節迫促故也

南濠詩話云世稱高楊張徐而孟載詩律尤精
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
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星予愛其閒曠及
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金已
廢床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困窮細
雨落花來袞袞綠波芳艸去迢迢六朝舊恨斜
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其含蓄及云柳色
嫩於鶯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華青見

萼輕雷催笋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
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蓮花屋
深巷珠簾柳浪橋則又見其情致綺麗矣宣王
鼓石青苔澁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
豹三江潮落見鼃鼃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
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閑愁閑悶雨沉沉恨不
髮如春艸綠笑曾花似醉顏紅萬里歸心鷗送
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憂愁痛快而無牽合
排比其亦詩人之豪哉

侍御史袁凱字景文詩攻杜爲國初詩人之冠

何大復云景文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
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
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怪其靡有治也然詩
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爲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
不屑爲遂忘其辭其爲之者率牽於時好而莫
之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詩道廢矣故學
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成也譬之琴者古操
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艷易學人又喜之

非果有自信孰不就其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於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爲舉子歷官於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宦歸自以有餘力得肆

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爲長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於好古其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常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爲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

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

王弇州評曰凱詩如兒鷹試風未成長已自縱快蘇李之圖頗見風雅自燕之什亡豕閨房雖未登大曆之堂實已超宋人之乘至玄覽先事夷跡藏身丘園削貢金石畱響庶幾哉逸民之行歟又云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

陸文裕公云袁御史海叟能詩 國朝以來未見其比有海叟集予爲編修時嘗與李獻吉何

仲默較選爲集孫世祺刻於湖廣獻吉謂海叟諸詩白燕最下最傳嘗聞故老云會稽楊維禎廉夫以詩豪東南賦白燕其警句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時海叟在座意若不滿遂賦一首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擊節嘆賞遂廢已作手書數紙盡散座中一時聲名振起人稱爲袁

白燕

金臺紀聞云 國初高啟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往還唱酬絕少玄敬常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蓋實錄云

朱鳳岐序在野集云詩自三百篇以後有杜杜之後歷宋元來起而效者皆捕風追影然能得其膏髓惟海叟一人而已

張東海云孟東野作遊子吟有寸草春暉之語蓋蓼莪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意也袁景文亦作遊子吟謂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蓋欲人子體親之心以自保甚有補於世教談者尚之然東野尉溧陽以吟詩廢曹務爲時所短蒞官不敬非孝也其所以報親之計尚踈耶景文爲御史道不果行卒佯狂勇退窮死無悔殆可繫以後世之詩人目之耶

國子司業孫作字大雅自江陰避地於松遂買田

築室家焉所載惟先世藏書兩篋而已宋景濂
讀其詩文嘆曰安得與此人比肩一時也

翰林院編修朱芾字孟辨少游鐵崖之門善書法
繪事尤以詩名常寄張子政詩云野政老人隱
者流清溪遶屋似愚溝自編蒲葉作素簡時寫
松花洗玉舟仲連未遽蹈東海儒子還復栖南
州別來清事想不廢詩成應盡李營丘

楚府長史管訥字時敏九歲能詩有神童之號胡
粹中評云管時敏古製近體其言麗以則其

深以遠其義葩而正溫柔敦厚不迫不切方諸
古人亦未多讓東海張弼評 國初詩人亦稱
時敏清麗優柔與景文並駕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少負詩名晚遇 高皇帝
喜其詩時置左右因名其集曰經進學士解縉
序曰臣縉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
以俟聖情尤喜爲詩歌睿思英發神文勃興雷
轟電逐頃刻妙造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
滯臣縉輒艸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 上進財

點定數咏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
錡炳朗之作尤惡呶啞齟齬鄙陋以爲衰世之
爲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爲詩者鮮能得意焉有
詩僧宗泐者嘗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得意之
作百餘篇 高皇一覽不竟一日盡和其韻雄
深濶偉下視泐詩大明之於爝火也蓋如泐者
尤不足以當聖意聖凡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
奉內廷獲觀 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祿
詩集二篇蓋先皇所嘗置諸左右深有得於聖

情者也臣縉亟取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
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
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上帝所可趨而
進也謂億千百爲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
擠擲也謂風雲可噓吸電雷可奔走造化鬼神
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蓋將與天地
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 高皇帝喜
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爲雲行水流與物
無競而不知者以爲狂爲愚也然皆不足以知

之惟 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者將嘆其不可得而見矣

僉憲董紀字良史涉歷艱虞仕不滿志惟詩篇膾炙人口西郊咲端集其自名也張東海曰松之善詩者袁景文爲最陳文東陸宅之董良史吳子愚輩亦相頡頏鉄崖先生避地居松其才贍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徃徃高古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良史所不屑也自後漸入纖巧初學惑之

王弇州曰良史爲 國初詩人我絕愛其海屋

詩如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岍風帆日本船

戶部侍郎顧彧字孔文學於王逢以詩名元季時稱其雄傑有塞上曲客夜詩見賞於楊陶塞上曲云燕山蒼蒼塞土紫雪花如沙月如水穹廬酒煖貂裘溫匈奴角聲全部起將軍彎弓髮衝冠指墮馬蝟心不寒士卒並持蘇武節酋魁莫作李陵看客夜詩云露下碧梧白風生玉籟幽關河今夜客天地十年秋鼓角悲新鬼衣冠憶

舊遊都將周顛淚灑遍黑貂裘

典籍張璧字景辰自陳留徙居華亭有文名洪武庚戌開科得雋郡中多題咏每自稱陳留張璧東海張弼曰張樞張璧吳子愚各成一家有足傳者

張樞字夢辰璧之兄也松事叢說稱國初詩人有張夢辰又胡儼序讀書莊唱和集云雲間張夢辰懷抱材德居鄉里以經術教授諸弟諸弟出爲顯官夢辰獨老於其家以窮約自守凡

天地之變化物理之消息人事之得喪心思之憂樂一寓於詩及諸弟歸往往與之賡焉錄爲一卷凡若干首命之曰讀書莊唱和集

戎幕吳哲字子愚在元季詩名已顯推爲白眉張東海云入國初遂與景文並駕

王弇州稱吳子愚遣興詩如摩娑藥籠三年艾護落人寰五石瓢叅之貞元長慶無愧色

禮部主事俞允字嘉言豫章劉子欽云嘉言少好學卽與袁海叟凱陶九成宗儀陸達夫善陳主

客伯仲結詩社社中呼爲小友其山居詩有池
草生新句禽言得異名又倚松招鶴舞冒雨問
花安又晨炊野鳥呼夜戶生麋守又花底課書
巖隊伍山中吹籟奏笙竽又青蛇作龍匣底鳴
剪取吳江千尺水達夫嘗稱之曰俞子穎秀咄
咄逼人所謂生吾乎後其聞道也吾從而師之
洪武甲戌中制科人競指曰此咏匣底青龍者
推重如此

題米南宮雲樹山水画卷上有邵虞菴題句贈

葉公宗行時宗行以水利奏績授錢塘令詩云
遠岫送流水遙林拂層雲百川皆朝宗一峰迥
出群棟梁寄岩穴慶裔慰黎民吳淞久浚滂聖
主深憂勤治水有殊績授官報竒勲會得圖中
意永言持贈君張賓暘曰嘉言詩法杜書法趙
吳興與南宮山水可稱三絕

右方岳陳禎字景祺少穎異讀書好古善詞章爲
陶南村所推重集中多屬和

有習字韻詩一時共和禎詩云雨收郊外禾千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頃潮落磯頭水半罾南邨云松頂雲開晴放鶴
谿頭潮落晚移罾嘉言云庭前洗竹閒留鋪池
上魚鈎不用罾陳裕云黃犢遠歸秋雨笠白魚
初上晚潮罾裕禎之弟也詩卷藏於俞彥直家
徵士金鉉宇文鼎瀟洒絕俗性喜苦吟所居有清
風閣日與韻士觴咏不涉塵事志稱其詩得古
人興趣書畫皆精絕

邑令陸宗善字尚訥以碩學高行舉於鄉再令巖
邑所至有惠政以詩名洪永間覺非集云陸先
生之詩渾涵流麗從容少陵矩矱而雄竒瓌卓
又可以躡踪韓吏部其在當時吳中諸詩豪間
勅敵也其詠松有曰櫟社大樹能蔽牛自矜多
壽枝相樛天生竒才貴有用豈肯老死窮山陬
可以見其胸中所抱題二喬圖有曰無非無儀
婦人職君臣玩色非良謨平生懶題美人畫何
處別有曹娥畱可以見其性情之正字畫高古
清勁無一點塵俗氣卽此詞翰寧不想見之人
丰采是未可與世之纖妍流靡瑣碎俳偶者一

日語也

學諭殷奎字孝章少從楊維禎授春秋以薦授縣
職母老不就改咸陽諭多著述能詩常過顧阿
瑛題其玉山艸堂詩云澹香亭外花無數盡說
清明似洛中梅落愛看千樹雪蘭開生怕五更
風何郎酒怯春羅薄陶令薰風霧縠空吹遍內
園天上曲坐深清夜月朦朧同賦者六人以是
詩爲冠

奎後徙太倉居武陵橋下樓名春水船有詩云
江南何處憶當先先憶吾家春水船有酒有花
重度日無風無雨太平年

布衣陸潤玉號夢菴隱居北郭好古博學攻吟咏
胸懷塊磊悉寄之詩篇女貞有詩才而以貞行
稱於世

松事叢說云陸夢菴工詩有重名相城沈貞吉
慕陸聲譽招致家塾教其子卽石田沈周也爲
時名人

布衣王桓字公玉號雪航有雪航詩稿盛稱於時

東海張弼曰雪航初欲有爲學無不講出遊兩
都名動縉紳論事悉中肯綮故冢宰魏公驥亟
稱之落魄不偶僅以詩名然其措詞鑄意動合
矩矱不爲叫呼咤叱之豪寒峻嘒之陋掇拾
摹擬之工雕鏤刻抉之巧蓋鬱其疏遠而發之
於詩自可接踵前哲

邑令王良佐字良弼布衣戚韶字龍淵文學張冕
字一桂三公出處志行各殊而同里同社以詩
歌相頡頏一時稱三詩人

孫文簡公合行其稿序曰鶴坡雅志高古故好
爲斬絕刻削庸腐語淘洗殆盡龍淵意氣豪邁
故其詩超逸跌宕一桂偃然退脩故其詩冲澹
古雅又曰鶴坡以抱負自許惜不少用於世嘗
有咨嗟慨嘆之意戚翁妄意自高囂然鄙世之
顯達者謂莫已若一桂以病自放安分委命無
願乎其外之意故鶴翁詩如古仙劍客超脫塵
外龍翁詩如燕趙奇士矯伉自信桂翁詩如山
僧野老吐露真實予之所得於三翁亦論其大

較如此

大宗伯錢溥登制科試薔薇露詩稱 旨入詞林
時稱贍蔚得館閣體

布政夏寅其學崇實黜浮詠史等詩皆有關係亦
不蹈襲膚言

王弇州評曰正夫既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
見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服如此晚年
有作衆謂過之其詩如鄉里老人衣錦綉見達
官非不嚴麗但鄙嗇可咲

李東陽麓堂詩話曰夏正夫虔州懷古詩曰宋
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益可哀母后徹簾行
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脉
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
臺可謂卓然名家稿中若此甚多而東南士夫
或以爲頭巾詩何也

南安守張弼草書篇翰流布遠近東海之名滿天
下孫文簡承恩曰東海先生爲人高邁曠達故
其詩多超逸明爽雅負志操故其詩多慷慨自

許魯蘇長公讀涪翁詩謂如見魯仲連李太白
令人不敢論鄙事先生之詩脫出塵囂此語若
爲先生發

李文正東陽曰汝弼詩能清鍊脫俗力追古作
意興所到從手縱筆多不屬稿卽存草又以草
書故輒爲人持去其間清詞驚句時或傳誦人
口或謂書掩其詩詩掩其文藝之至者不兩能
非深知先生者也

公餘日錄載東海送羅一峰外調詩云江右衣
冠此丈夫才於玉陛聽傳臚百年事業丹心苦
萬古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疎柳考亭祠下
掃寒蕪問渠榮辱升沉事天際浮雲自有無讀
此詩具見兩公生平之槩

馮元成曰東海送翰林四諫皆有詩慷慨悲壯
後出領郡符竟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挽詩曰
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
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憲副曹時中號定菴真儒碩德爲鄉典刑而以風

雅自命吟咏絕俗有蒹葭遠水天際雲外之致
陸文裕公云曹公博大長者和厚愷悌言行丰
裁蔚然有章

孝廉朱應祥字岐鳳有異質一覽成誦上春官不
第著高士巾放意文酒大篇長筆肆意立成
陸文裕公云岐鳳敏於辭翰爲一時所驚服嘗
題一絕云江面微風瀉浪開鳥聲啼過釣魚臺
煖雲欲作桃花雨一片陰從柳外來

景州守陳瀚字深源清操絕俗行依古人家居不
事干謁唯與顧東江曹定菴倡和往來陶情自
適

馮元成云陳先生詩詞蒼然古色

高州守陳章字一夔抗直守官端重守已獨喜吟
詩李西涯謝方石皆與倡和咸推許之

楊謙云一夔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直指語如
咏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
余嘆爲自然妙句一夔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
息出乃佳余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一夔語遂

添一悟境

松事叢說云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
一夔贈趙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
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粟
夫得詩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
夫荅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
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雅
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夔云君家垣西低
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

詩裡吐虹光一夔荅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
兼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
藤

翰撰錢福字與謙天才敏妙放意詩賦無繩尺拘
縛之苦實詞人之豪也雖見忌一時而高名千
古

戒菴漫筆云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
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爲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
亦旣中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

時邑令某雅好筆翰一日邀錢爲君山之游預
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於卽席發
之欲以困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
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
齊直從巴峽纔歸徑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
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
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紳莫不賞歎又徐氏
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矣客有
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

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風第
一枝又咏楊梅詩云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
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
略着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浣詩腸渠家妃子
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忙又鶴灘髻時從塾師
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來衆
手摘殘彭澤景卽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
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詹事陸深字子淵蚤負文譽旣入庶常翹然特出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與李空同徐迪功相上下

徐文貞公云詩學日衰而浮靡詭誕之作幾同於俳優俚語陸公出而通言達理紀事輔賢非顯顯輪轅之飾其用廣矣大矣

王弇州曰詹事天才卓逸翰墨名家流輩見推彌布朝野詩如黎園小兒急健華麗所至動人第媿大雅亦短深趣

徐獻忠曰吾松濱於漲海猶稱名都非有寶玉珠璣之產徒以人文誇越江左而已至稱大方

之家則自機雲而後千數百年始得儼山公一人又出華宗源長有委道在廊廟而擅民宗顧其爲志實欲匡贊當世不徒馳情藝事與文學之士相雄長而已也

禮部侍郎顧清字士廉少與錢與謙齊名敏不逮錢而沉渾過之

孫文簡公曰東江先生早歲力學有志聖人之道其於文章追古作者今之歐陽子也咏吟篇章有關民情世用彪炳烜赫於天壤也決矣

司訓王一鵬字九萬號西園詩宗元白淡雅成一
家言人復瀟洒出塵有晉永和風致工書工畫
每爲人題署尾必曰西園故西園之名特著
布衣馮淮字會東自安亭移海上晦迹林樾於世
無慕而獨究於詩長谷徐獻忠曰山人無內外
累而俯仰自繇故其詩多自得之意不蹈陳迹
寫撰情景多驚人語

禮部尚書孫承恩字貞甫歷承明著作之庭藻繪
帝謨鴻裁特出嘗應制賦瑞雪詩 上特賜和

書以龍箋鈐以御寶題爲和承恩瑞雪吟誠隆
遇也

文簡公喜與人談詩更憐惜才士嘗刻鶴坡龍
淵一桂三詩人稿序云詩本性情而發於才才
賦於天非窮之所能限也李杜窮同於郊島而
其才之宏濶郊島所不能同也故李之作爲豪
逸杜之作爲渾雄郊島所無也故郊寒島瘦奧
呶慼蹙專於窮也三翁者窮以沒齒而窮不限
其才氣昌偉龍得李之放鶴得杜之蒼桂雖少

劣而歌行諸篇亦頗得白傳之贍非郊島之一
於窮也觀公論詩可以知公之詩矣

大學士徐階蜀趙文肅貞吉云徐存翁相業似陸
敬輿然敬輿詩不傳而存翁古近體直逼盛唐
達者之言不難於無寒乞語難於有臺閣氣慮
近俗也徐詩偏有遠致公有詩云雨時便住晴
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此可覘公之相業矣

禮部尚書陸樹聲字與吉養高林下有瀟酒物外
之致詩曰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
鱸魚正美尊系熟不到秋風已倦遊此詩何減
老坡

邑令徐獻忠王弇州曰獻忠詩法初唐又多六朝
語雜組成章積貝爲飾如入萬花之徑終靡三
山之骨

袁汝是曰徐子與合論詩五言重晉魏七言止
取高岑而上行止於大曆今讀其詩沉鬱彩秀
與諸名家相出入其賦才尤爲人所重若布賦
一篇憫念松人愁苦其情周委詳盡不蹈襲昔

人體裁徒縱肆宏博至曲終而後奏雅者倫也
布政莫如忠字子良文學雲卿字廷韓陸文定公
曰子良詩抒寫性情諧合風雅而緣情體物敷
腴雋永其所尤膾炙於時者五七言近體可上
方王孟抗衡岑列廷韓富於才情王弇州稱其
詞翰清麗嘗作送春賦手自繕寫書法並妙皇
甫泐稱之曰以翔鸞翥鳳之勢而摸爲行雲殢
雨之情王元美曰廷韓此賦恍若阿嬌出長門
小玉枕臂掩昵盼殊不勝情然勿令少年見之
廷韓少謁王遵岩先生先生絕愛其才贈以詩
有扁舟泊近西淮柳客舍時沽南市酒路菓紛
投駿馬前山衣寄喚新鶯後又風流絕世美何
如一片瑤枝出樹初畫舫夜吟令客駐練裙晝
臥有人書

孔目何良俊字元朗儀部何良傳字叔皮元朗髫
年侍經師課菘輒覆古文其上朝夕諷之比長
樓居憤發者二十年或挾冊行遊忘墮坑岸用
志精勤卒成一家言與弟叔皮齊名世稱兩何

莫中江如忠曰元朗文法劉向司馬遷詩本蘇
李而近體出高岑間至其醞釀群籍勒成一家
言意象縱橫不假繩削或直陳專理陶寫胸臆
累數百言要歸於質厚倘所謂醇龐沕穆之氣
其在治古者可想見歟

詩藪云元朗精於詞其論大有理會元朗云樂
府以曠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咎
咎鹽阿鵲監阿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
類詞名之所繇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
態起自羌胡故耳然自咎咎鹽排律外餘多七
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
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詞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
辭按調者也又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
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
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
偏詖鍾律不得調平者耶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五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六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即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世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澁蠶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為畫苑書譜法

宣和畫譜云顧野王字希馮七歲讀五經九歲善

屬文識天文地理無所不通尤長於畫在梁爲
中領軍後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與瑯琊王
褒並爲賓客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
人稱爲二絕畫艸虫尤工多識艸木虫魚之性
詩人之事畫亦野王無聲詩也入陳至皇門侍
郎今御府所藏一艸虫圖

春明錄云唐顧况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詰之
曰余要貌海中山耳仍辟畫省王默爲副落筆
有可趣山中作云野人愛向山中宿况在葛洪

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又

巫峽朝雲暮不歸洞庭春水晴空滿又顏垣化

爲陂陸地堪乘舟又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

庭行客船皆點筆爲之圖

張志和號烟波子常漁釣於洞庭湖顏魯公典吳
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迺隨句傳像
人物舟舩烟波風月鳥獸皆依其文寫之曲盡
其妙

董玄宰題云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

漁樂園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莩間習知漁釣之趣故也

張志和画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春渚紀聞云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鵝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可謂精藝同理

萃亭李甲寫花鳥靈氣生動蘇東坡嘗題其畫雁晁補之和曰畫寫物外形要物外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我今豈見畫觀詩雁真在尚想高郵間湖寒沙璀璨水霜已凌厲藻荇良瑣碎衡陽渺何處中泚若烟海又云蕭條新河秋霜落洲渚潔蓮垂蘭杜死菖蒲見深節慘澹沙礫姿清波侶群鴨往時吳興守看畫境茗雪爲

儀尚不污孤高北雲月聞在雪堂時滿堂唯畫
雪

蘇東坡題李甲畫云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
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
元

雲間陶叔彬解丹青精理自有畫帙題曰無聲詩
意楊鐵崖題曰東坡以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
詩蓋詩者心聲畫者心畫二者同體也故能詩
者必知畫而能畫者多知詩叔彬名畫以詩意
不惟知畫其知詩矣詩之弊至宋末而極我朝
詩人往往造盛唐之選不極乎晉魏漢楚不止
也畫亦然

張觀字可觀華亭風涇人少游江湖志尚古雅工
畫山水師夏圭馬遠及見盛懋丁野夫而與吳
仲圭游故其筆力古勁無俗弱之氣尤善鑒別
古器書畫物元末徙嘉興洪武中寓長洲之周
莊

可觀有釣雪亭圖其筆意清遠展玩間覺清寒

逼人

萬王清秋圖華亭張可觀作此魯昌言別墅也
中有菊坡梧桐修竹諸景濃淡踈密絕有韵致
一世共寶之

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但
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游
戲未必精到

張遠號梅巖華亭人善畫山水人物學夏圭馬遠
潛補古畫無出其右臨模亦能亂真

元任仁發字子明號山月道人世居松之青龍鎮
年十八中鄉試二都水監開江置閘凡水議皆
仁發主之善繪事嘗奉旨入內畫渥洼天馬圖
今人稱任水監畫馬益以藝掩云

王逢題任山月少監職貢圖云好風東來快雨
俱天須亭觀職貢圖厥首高鼻深目胡冠插翟
尾服綉襦革帶鞮鞢貂襜褕左女執盞右執壺
手容恭如下大夫酋妻髻椎將湛盧五采雜珮
相縈紆轉顧飛虎飛龍旗鏤耳者殿帕首驅瓔

琅袒跣兩侏儒一擎木難珊瑚株一戴五塚後
猊鑪神髮髻鬚狀乳貙復誰牽之鬢髮須最後
峩弁飾寶珠若將入朝謹進趨禿奚踉蹌亦在
途錦膊鵠帶汗血駒尊貴卑賤各爾殊經營意
匠窮錙銖唐稱二閩道元吳今也少監稱京都
少監材抱豈畫史禹跡曾爲帝親理河伯川后
備任使無支祈氏甘胥靡大德延後貞觀比輦
陸航海填筐篚鳥言夷面遠能邇少監臨古不
無已趙公商公暨高李頡頏霄漢嗟已矣霽雲
曙開儼斧屨包茅不入賴誰泚周官大書王會
禮安得臣臣奉天紀陋儒作歌歌正始

馬文璧太守寓居泖濱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工詩
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毫素有董北苑米
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

貝瓊題馬文璧畫云龍江今喜對雁蕩昔曾聞
樹黑深藏雨山晴半出雲行人知虎跡仙客問
羊群老我成何日林泉定許分又小橋危跨壑
破壁幸依山避地人相過朝天客未還麝眠春

草外猿挂古松間寂寞南窓月殘書亦人閑

仲琚題畫贈馬文璧云長憶秦溪馬文璧能詩

能畫最風流酒酣落筆皆天趣剪斷巴江萬里

秋又田家一簇江南路草閣柴扉近水開人背

夕陽巫峽去雁將秋色洞庭來

曹知白字貞素號雲西華亭人畫山水師馮觀筆

墨差弱而清氣可愛有僕夏汲清亦能畫

筆叢云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貲富盛而文采

有餘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携客痛飲稱瑤臺

云或醉後洒翰或秉燭揮毫有旁若無人之意

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仲瑛可相伯仲

王逢題曹雲西山水云世治多福人時危多貴

人貴人乃鬼朴福人真天民緬憶曹雲西生死

太平辰高秋下孤鶴想見美風神苑苑露榦間

幽幽水石濱槩打甫里船角墊林宗巾往訪趙

松雪滿載九峰春斯畱作何年援筆爲慨呻池

廢餘野鴉井澌搖青蘋

倪元鎮題曹雲西畫云吳淞江水碧於藍怪石

喬柯在渚南鼓柁長吟採蘋去新晴風日更清
酣

太平清話云曹雲西有霽雪圖傍題云老雲爲
敬之作

倪元鎮題曹雲西畫松石詩云雲西老人子曹
子畫手遠師常與李衡門畫卷春長閑彩毫動
處雄風起葉藏戈法枝如籀蒼石庚庚橫玉理
庭前落月滿長松影落吳淞半江水

松事叢說云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
西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
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者得吳
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
派最正可稱

沈月溪萃亭青村人以稜作爲業畫山水人物學
馬遠徃徃亂真人莫能辨

瞿睿夫名智松江人博學善詩以書法鈎勒蘭花
妙絕爲太史黃潛提學段天祐編修李孝光外
史張伯雨所友重累遷文學官攝紹興錄判尋

棄官去昔人稱其畫蘭云我夢陪群仙尻輪神
爲馬咀秀蒼梧吟集芳洞庭野水雲秋澹汀月
露夜清洒畫者何如人冲心良獨寫

僧時溥字君澤號兩岩華亭人居奉賢鄉接待寺
通經律作詩亦畫墨竹三稱五葉而已

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痴畫宗董巨自成一家寓居
松江從遊者無虛日嘗寫山水訣示沈生瑞

王逢題黃大痴山水云十年不見黃大痴筆鋒
墨瀋元氣垂絕壁雙嶺萬古鐵長松離立五丈

旗蜀江巫峽動溟泮陰嵐夜束魚龍吟峨眉更
挿空青間差似胸中之耿耿大痴與我忘年交
高視河嶽同兒曹天寒歲晚鴻鵠遠風雨草樹
餘蕭騷風雨草樹餘蕭騷大痴真是人中豪
又簡大痴十年松上築仙關猿鶴如童守大還
故舊盡騎箕尾去漁樵長共水雲閑吹笙夜半
桃花碧倚杖春深竹筍斑顧我丹臺名有在幾
時再隱陸機山

華亭沈瑞得畫法於大痴道人爲楊鐵崖作君山

吹笛圖木石幽潤山水清遠人物器具點綴於
毫末者纖妍可喜鐵崖跋其尾云予往年與大
痴扁舟東西柳間或乘輿涉海抵小金山衛人
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衛人自歌小海
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
人已仙去余猶隨風塵瀕洞中便若此境與世
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遊洞庭儻老人歌紫
藟如道人者出笛懷袖間吾取其與明相和引
滿數杯據床三弄遂與紫藟者終隱十二峰瑞
能從之否

管夫人小貞人畫與文敏爭重其畫蘭幽絕題云
趙管才高柳絮風水晶宮裏畫幽藜秋來紉作
夫君佩笑殺迴文漫自工

董玄宰題云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
繡佛圖亦工山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
法度雖文敏續書數十行無能遠過也白石翁
跋筆法不減涪翁垂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悞
耳

柯博士九思字敬仲辟華亭尉不就嘗隱華亭善
畫墨竹人以重價購之王逢題云奎章博士寫
蒼筤葉葉中含雨露香華髮歸來無限思九疑
山遠暮雲長

又嘗臨文湖州墨竹贈虎石上人題云官罷奎
章閣竹臨文使君似將湘女淚痛洒鼎湖雲雉
扇稍堪挹鸞笙葉忍聞山僧置岩塢佳氣若網
緼

柯博士九思亦善畫虞學士集嘗題其畫云磯
頭風急潮水長蒹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髮是
江南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
脫落秋滿簾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
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
岸發清嘯栖鶻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
欣然揮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
孤鶴來又題画扇云松根茯苓如石髓服食令
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偃蹇枝扶疎
長鏡篝燈新雨霽羽人丹丘期不至却剪蒼筤

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又題古木疎篁云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
更蒼然蒹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苔月在川憶
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誰
高臥亦有晴虹貫夜船

崑山顧瑛贈柯博士鍾阜天回王氣新憶君扈
從入楓宸旋平內難橐弓矢遂沐殊恩列縉紳
元宰或同司雨露史星魯擬奏星辰羽旌影動
宮花日龍鬣香傳錦樹春白馬獨遊連鞚好縹

繆雙賜玉壺醉委蛇退食收金鑰怵惕存心表
翠珉三絕鄭虔親帝許四愁平子舊誰倫僑居
暫作東吳客奉引能依上國賓稔歲葑田饒蟹
稻高秋松水長鱸鮑神馳紫塞風生角夢隔瑤
池月照裊白首馮君仍晚遇青袍杜甫豈言貧
明河近望清如洗行駕仙槎復問津

雪霽還松江圖趙氏作也見王梧溪集題云雪霽
丹徒道歸舟白下門始罹懷璧罪終感賜環恩
淮海沙迴合金焦翠殿奔冰梁觀馬倒浪屋駭

鼉吞寒薄征裘敝春隨挾纒溫老親雙喜色諸
幼幾啼痕茂苑經餘燼平原認故村賀生連凍
雀生物追孤豚啟鑰官迂駕居鄰叟抱尊踈梅
微徑曲亂葉古墻根烟碧新鑽火雲紅獨照暎
張儀談舌在王獻舊瓊存幸甚家全樂嗟夫野
斷魂乾坤枯樹賦暮夜翳桑殮陰德孫敖衍仁
風竇十敦憂忻繫斐作畫畫示來昆

章瑾字公瑾號采芝青龍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
詩善艸書師法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
長於畫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爲六雅淡有
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己觴咏竟日
畫或頃刻可就或數日不欲著一筆寫寒山拾
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不愧古人同里吳子陵善
画山水亦並有名

王叔明善画山水流寓雲間嘗画茅山圖貝瓊題
云一峰插天三萬丈衆峰旁聯不相讓我行未
盡天下奇王宰寫山工異狀靄靄句曲雲蒼蒼
溧陽樹天高去鳥沒日落行人度茅君已千年

浪憶燒丹處猶疑風雨夜騎虎山頭遇平生好
山獨未歸山中桃花如雨飛相從采求定何日
長向雲間瞻翠微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云吳下王蒙藝且文吳
興趙公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感
流存華亭朱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歎詫謂言
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
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烟雨冥
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

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
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
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
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松事叢說云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
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張素絹於壁
每興至卽着筆凡三年而画成傳色都了時陳
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画且相契厚
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

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
姑試之即以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
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
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
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
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輟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
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
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
以爲斯世不復有此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
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
妙處不盡知也後三十年歸嘉興御史姚公綬
未幾姚氏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倪元鎮名瓚無錫人善詩畫避亂棄田業隱於華
亭與王逢善逢贈云隱跡懷東老詩狂慕浪仙
百壺千日醞雙漿五湖船書畫通芸閣征輸歇
葑田鄉評有月旦未覺虎頭賢

倪元鎮題吳淞山色圖贈潘以仁詩云吳淞春
水綠搖蕩半江雲嵐翠窓前落松聲渚際聞潘

郎狂嗜古容我醉書裙鼓柁他年去相從遠俗
氛

倪元鎮畫寄王雲浦詩云吳淞江水漾春波江
上歸舟發棹歌邀我江亭醉三日鳳笙鸞吹拂
雲和紛紜省署縻官職老我澄懷倦游歷看君
骨相合成仙故作長松挂青壁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画史縱橫習氣余家有
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
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

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画云初
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詣而書法漫矣
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画一
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
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
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
胸次自別也

倪元鎮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云窮冬
舟過吳淞渚千里交權少稽呂范張一室小如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六
壺雞黍時時慰羈旅阿兄彈琴送飛鴻讀書頗
有沉潜功阿弟煮茶敲石火滿江春雨聽松風
圖書四壁醒愁睡隱几嗒然忘世慮扁舟一葉
五湖遊心與閑雲共來去三月六日天氣清爲
爾咏出詩無聲袖有青銅錢三百爲余沽酒作
魚羹

倪元鎮云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避泖上丁未十
二月十六日始去此至陳溪分湖間矣因寫喬
柯竹石并題詩云泖渚淹留再燠寒移居何處
卜林巒可憐產不能恒業聊復心隨所遇安船
底流漸微浙浙葦間初日已團團故人存歿應
難訪愁裏題詩強自寬

楊廉夫寄元鎮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
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艸堂
圖

貝瓊題雲林画云雲林先生老更迂酒酣落筆
元氣俱滄洲赤縣隨意掃不學徐熙沒骨圖沉
犀石帶波濤潤石上烟稍勢千仞叅天古木蛟

龍僵赤葉已脫荆門霜北風蕭蕭白日暮相偶
應知不相附舟山之羽何時來會待春色陰厓
回

管時敏題倪元鎮小景詩云渺上相逢記昔年
風姿擘擘似神仙如今看画渾疑夢春樹雲林
一惘然 李至剛題雲林画云故家池館錫山
阿門逕寧容俗士過清閤閣空詩社散蛛絲窓
戶落花多

董玄宰題云雲林画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
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
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
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
鑑以爲師馮觀觀闖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
其画

曹煥章華亭人也善寫生徃徃逼真見者相視而
笑常寫席帽山人山人自題曰我生太平時濯
濯春月柳兵興數避地短髻若蓬莠本無萬羊

相曷煩三毛手粉墨妙且精
常布老姝醜九關
去天杳大林落葉厚歸歟
臥雲根免夫哆箕口
赤脚躬煑藥一力助耕畝
尚有復何人樂志論
一首

又寫陶九成騎牛像王逢贊云
望一男子冠裳
清洒有青其犍騎之林下
於時白雲冒嶺黃落
被野後則加鞭前則執靶
雖心乎甯田官而於
齊小白爲曠世之交
雖跡乎梁進士而於高無
賴無半面之雅蓋將得業
丘山富貴土苴尚友
飲水上流樊父度關
西遊之老者歟又画九成
濯足圖

相子先名禮素精奕比學黃大痴
画輒逼真嘗登
鳳凰山作圖見寄王逢相與飲酒
至醉因贈詩
曰老生不能臣諸侯却來題名鳳
山頭霜晴木
脫壁峭立鴉兒大字淋漓秋于時
陳肅邵維翰
隱余薛遥睇中原心耳熱兩人旣
仕李河南雁
斷鶻啼榮夢歇邇承奕相遊茲山
三復舊記松
蘿間野僧有待碧紗護画圖已自
傳神寰君本

家西河鍾秀西湖曲龍成倚高寒雁蕩濯深綠
華亭道阻汎雪船乘鯁鱸買梅花前青衣童保
進斗酒解后意氣凌吳天好將金城畱略上天
子回首共訪巴園仙

朱翬遠鳳山丹房畱相子先所画也昔人題云
子先中國士棋罷画雲間黑幹蜿蜒水青分鶯
鶯山客捫蘿莠入童採木芝還覽卷神爲徃鮮
飈洒珮環

華亭朱芾字孟辨工詩文兼妙画理倪元鎮避亂
泖上送韻孚契或相對點染又有立中蘊中二
上人朝夕談詠倪嘗贈孟辨詩云江水空清好
卜居會衝春雨過平湖雲山欲覓無聲句花果
誇傳沒骨圖莫倚陸機曾入洛最憐張翰獨思
吳本瓊二士平安否應共清吟對酒壺

貝清江題朱孟辨層巒圖詩云叠嶂何崔嵬遠
近皆可數不學王宰遲棄墨如棄士林藏風雨
黑石戴冰雪古初疑造化鍾已覺精靈聚遙思
兩山下流泉細通圃茅屋今如何人去苔生戶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先居西域人後居燕京官
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
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
鎖潑墨染作者鮮及

董玄宰題云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
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
女也今日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
邐迥未及馳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慙負高孺
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

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
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以鷗波房山所稱
許者或有異同此繇未見房山真蹟耳余得大
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蹟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
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
興每遇房山画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
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繇未見高尚書真
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

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
別訪之容安艸堂出精素求画画成此圖卽高
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金鉉字尚素華亭人少客京師以布衣遊諸鉅公
間書初學鍾繇變化多自得又善詩画稱三絕
片紙尺墨遺落人間爭以重利購之拜中書舍
人風節高邁追求古人旣沒楊文貞志其墓

顧謹中以詩名嘗遊戲筆墨作山水圖寄管時勉
并題詩其上管荅云九點吳山夢裏青遠烟疎

樹晚溟溟何時買得螭頭舫秋水菱歌泖上聽
又題云我家住在澱河東風景依稀似画中白
首曳裾歸未得鷗波千頃屬漁翁

松事叢說云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
學画顧謹中經筵集有自題画竹詩

妮古錄云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温在試院卷尾以
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管夫人亦嘗画懸厓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
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

顧應文號石泉家府城穀市橋善画人物山水尤精釋道像脫去俗工習氣識者貴之宣德中徵至京時二沈以文翰進寵眷異等應文耻之未幾謝病歸戒子孫曰汝輩努力毋效吾所爲

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左司郎中諸文明所作也貝瓊序云處士陶九成值天下兵變蹈海入吳隱雲間之鳳凰山後又徙山陽之南村洪武六年或有以處士薦者松江守廉公卽隱處起之至京以疾辭東歸

玄宰題云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倡甚有高韻余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画亦老筆紛披似啟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請未可抹殺前人艸創之力余不工花草画以

意定如此

董玄宰題云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
紀類米虎兒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蘇
玉局黃涪翁與其詩得三絕曾遊楚中以一瓣
香薦於先生遺愛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
今不忘如此前輩風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六

書評

陸士衡機天才超邁文章冠一世而書法入能品
隻字留傳如吉光片羽人共寶之

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陸機以弘才掩跡

王僧虔云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技其多少

唐李嗣真後書品第陸機於下之上論曰士衡
以下時然合作躋襍不倫或類蚌質珠胎乍比
金沙銀鑠陸平原猶帶古風

宣和書譜云陸機字士衡以文章得名故雖能

章草以才長見掩然自歸晉後閉門十年篤志
儒學無所不窺書特其餘事耳御府所藏二章
草平復帖行書望相帖

陸士龍未有能書稱獨米元章秘閣續帖題跋見
雲姓氏曰陸雲謝安之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
宣和書譜云陸玩字士瑤吳人機從弟器量洪雅
弱冠有美譽善詞翰尤長行書及登公輔所辟皆
寒素有行之士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
衣時瑞星見以疾不能造朝親書其表以賀畧曰

德合神明嘉瑞屢臻普天率土莫不同慶筆力瘦
硬有鍾繇法然議者謂繇書雲鶴游天群鴻戲水
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玩之字畫雖不期與之方駕
然雅重之氣發于筆端而有典則亦足以昭示於
世也御府所藏行書一賀瑞星表

張季鷹翰書法不多見竇泉述書賦云季鷹有聲
古貌磅礴雖無名驗攀附張索如凝陰斷雲垂翅
一鷄 今見其草書一帖三行有古榜口滿騫押
尾

顧榮書唐時猶有之述書賦云彥先尚質無而不
有猶崆峒之上世俗誰偶 今見草書帶名三帖
共一十二行

顧希馮野王工畫亦工書書賦云翩翩濟陽茂世
希祥任樸無間適俗不忘父輕而迅子凜而強接
武隨波雷同野王如異肥磽之挺質俱竹栢之凌
霜 今見其姓名草書二紙茂世蔡累歷也子徹
曰希祥謂希馮書與蔡氏並美也

顧况字逋翁自號華陽真逸撰瘞鶴銘刻于焦山
從來疑議紛然近代焦漪園竝斷以爲逋翁遺跡
陸宣公不以字學稱王秋澗集云唐人草北山移
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數字筆法似是
孫過庭

曹永字世長知白之子也性穎悟好學過舉子業
凡詩書六藝皆習而能之必造其理尤淹貫字書
八法魏晉諸家罔不稽攷正書學鍾元常行草學
二王朋游以能稱鑒古墨蹟法帖到手輒辨正僞
次甲乙無失誤者行輩尤服其識身長而偉貌方

而髯膂力堪射御弱冠筮仕以蒙古字學進授瑞
安州學正秩滿陞授柳州路馬樂縣都博鎮巡簡
江浙行省以宣使辟之

華亭唐君伯讓持草書飲中八仙歌俾予題之予
雖能識八僊歌而不能知草書之工拙姑爲書其
後云栝蒼劉基

張君錫劉世昌華亭人工於臨池嘗集古草韻諸
家皆備其序云書者小學所習六藝之一端史籍
所述是也漢魏之篆隸變爲章草而有皇家急就

鍾繇以粲爲楷至晉二王集大成以垂後世法右
軍蘭亭一字爲一行主一行爲終篇要涵蓄元脉
貫通黃庭之飄逸樂毅之深古書譜之蕭散大令
之洛神地黃湯之奮迅二王之草法大變隋智永
全修襖叙唐以書學立科以書法相傳歐虞褚薛
各歸一體未嘗遠晉沈徐顏柳自成一家豈捨二
王李北海之奇崛張從申之怪勁張長史之醉歌
濡墨懷素之絕聽運筆皆草聖之入神變化之不
窮者也五代之楊李時爲風俗之識坡翁爲亦可

喜亦可惡雖可惡終不可棄宋之蘇黃米蔡獨米
以大令爲主變爲清逸蔡則志在二王而坡亦近
之黃則一掃晉風生爲奇怪薛道祖念念于晉王
著覆震晉風見于閣帖吳傳朋風流清楚姜白石
如深山隱士弗染世塵非敢管見妄濛暇叙其槩
婦翁張君錫早年遁跡山水間鼓晉嗜古松雪翁
困學老皆莫逆交暮年斷南北二郊晉遂職大常
禮儀官翁去世十五秋矣黃伯思臨採晉唐草字
集以成韻翁之所收或有遺欠翁復臨補愛淡篤
密忽棄故楮中近爲鼠棲世昌視焉遂驚取之疑
闕者衆粘葺十餘過方得成序幸而不闕俾學書
者臨寫朝夕以手相應變通無窮不但貧而已富
如馳駿平原縱橫曲折靡不臨意又若持昆刀利
劒助勇烈于霜天曉月之下豈不快哉學書者初
爲平陸之舟得是書則爲飽天風之帆駕雲濤于
三湘七澤之內無所礙焉斯韻之功不爲小補以
日聞翁師之言敷于卷首庶不泯集韻之源使學
者開卷洞見以積歲之功盡於少選豈小小哉知

者然乎否乎亦必有然者矣重裝于清勝齋 董
其昌跋云勝國時高人韻士多隱于書畫故書學
猶不減北宋非獨趙承旨鮮于太常諸公卽虞集
揭傒斯而下落筆皆法度乃不知吾鄉之張君錫
劉世昌留心墨池黃長睿作此草書譜旣博且工
如此海虞錢宮詹出以視余展開一過歎賞不及
因題數語歸之

曾遇字心傳華亭人官至安吉主簿致仕前至元
末被選入京書泥金字藏經

朱芾字孟辨松江人才思飄逸工詞章翰墨之學
真草篆隸清潤遒勁風度不凡

陳璧字文東松江人少以才學知名真草篆隸流
暢快捷富於繩墨

衛德辰字立中華亭人素以材幹稱書學舍利塔
銘

衛仁近字叔剛德仁姪經子百氏無不該楷書學
黃庭經自有一種風蘊藉俠才子氣

章弼字拱辰松江人篤志經史識度清遠未十歲

卽能扁榜大字及長真行草篆皆師趙魏公
邵亨貞字復孺其先睦人徙居華亭博通經史贍
於文詞且工篆隸

顧祿字謹中松江人少力學才藻艷發行楷學蘇
文忠而特工於分隸

張黻字孟著華亭人書學陳文東勁健有法歷大
理寺副至禮部員外郎中

章昞如能詩善楷書仕至中書舍人

夏宗文華亭人善真草隸書名重于時預修永樂
大典授廣平縣主簿子正有才氣以鄉貢任岢嵐
州學正衡以能書侍經筵累官至太常寺卿時稱
長者有樗菴集藏于家

何元朗云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瑑也克字仲溫號
南宮生姑蘇人流寓吾松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
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瑑字仲
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
子山亦可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兔泉聯句詩云
王弇州評書云宋仲溫書趙文敏閣帖跋按文

敏跋閣帖而叙及書家源體故當有意仲溫亦似以有意書之結法精純圓嫩比之七姬帖差不爲古然亦足以映帶來學矣

又云宋仲溫書七姬瘞志烺烺人目以爲奇事奇文奇書按所謂潘左丞者張王貴壻也後歸我明老牖下以死旣負婦翁又負此七姬高季迪調與楊用修跋得其情矣仲溫此札不爲工取其能去俗存古耳

宋仲溫游松寓城東俞氏陳文東學其書世謂宋筆正鋒陳筆偏鋒以是不及

楊東里題宋克遺墨南宮生書自魏晉出用筆精妙毫髮不苟洪武中兩浙擅名法書者三宋爲首南宮尤傑出於今良不易得此數詩蓋得意之跡宜珍襲之

吳匏菴跋宋仲溫墨蹟云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琢克廣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纖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

釋靜慧字古明松江人正書師虞永興甚得其法但欠清婉耳

四友齋叢說云吾松在勝國時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風度不凡陳谷陽爲富於繩墨余以爲陳谷陽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三通全學松雪極踈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葉格賦一篇在叔度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溫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爲得書法于三宋北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叢說云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工署書筆力遒勁兼善畫仕至順天府丞其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一云子壘字文徵亦善題扁兼能詩歷中書舍人尚寶司卿至大理寺卿致仕卒

楊士奇恭題朱孔易受勅命後右宣德二年翰林院編修臣朱孔易所受勅命四道孔易一道其父母妻各一道孔易謹通錄副以藏間屬臣士奇識於後臣憶永樂初詔求四方善書士寫外制又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內制且出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於時孔易兼工署書駸駸詹希元矩度風韻偉然傑出也一日上御右順門召孔易書大善殿扁舉筆立就深荷嘉獎卽日授中書舍人四日有旨凡寫內制者皆授中書舍人蓋善書授官自孔易始後北京宮殿成禁扁皆孔易書遂陞編修又五年始受此勅編修史官也勅文首末則當時通命史官之詞孔易歷事四朝皆以書法被知遇受勅後無幾陞春坊中允今雖老筆力愈勁蒼然歲寒松柏也位之所進殆未可量綸章之褒亦殆未止於此乎謹拜手識于後云

水東日記云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卽作歸田趣四時滿江紅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

以感發其興趣歟當時卷首沈民則學士隸古
先生自序并詞皆錢塘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
亭朱孔易筆也民則廷暉書固已名世而孔易
畫評者謂其作家士氣皆具亦今之罕有者矣
予嘗從叔簡得石本而厄於營火再求得之則
石已壞於墻壓叔簡因以詩來曰歸田詞畫富
流傳猶是難兄舊日鐫愛護無人悲寸毀近來
模本不如前

王弼州云余所藏沈學士民則凡三紙其一爲孔
子世家其一爲金氏墓誌銘王贊善汝玉撰其一
字稍大爲諸葛武侯出師表沈大理民望字最小
爲虞書益稷篇孔子世家筆勁而氣拘餘皆圓懿
勻好真魯衛也涉折處與永興尤近雖溫雅可親
不無佐史之歎

又三吳墨妙卷爲華亭沈學士度養心亭記作
隸古體雖不甚去俗然已出宋人上弟大理少
卿粲手柬小行道逸有度

玉堂叢語云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

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文皇覽沈度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
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
如玉梁用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度
書獨爲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
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
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
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

水東日記云長陵喜書畫於書獨重雲間沈度
于畫最愛永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
水布置茂密故也有對以夏珪馬遠輒斥之曰
是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何取焉

董玄宰云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于右軍之前
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
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吳中文祝二家所掩
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
以空疎無實際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家書耳其中惟

吾松二沈聲譽藉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
倣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
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
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枝山南
都金山農徐九峰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
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
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
序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
大成者衡山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
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枝山小楷亦
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
衡山遠甚

陸輔字友仁華亭人官庶沈粲弟子也善楷書

俞宗大其先河南人建炎南渡徙嘉興曾祖彬仕
元爲浙省檢校始居上海竹岡西族大以盛人呼
爲俞莊宗大善楷書以薦授中書舍人歷吏部郎
中致仕進階四品年九十餘卒子珙孫順皆能書
珙正統中歿王事順終南京鴻臚寺寺丞

松談云先朝字學吾松朱杲最承恩遇京師門扁
皆所書杲字日永並書成祖云日不當在傍移于
永上子孫世居京師

王弇州云大宰錢文通公溥竒花歌事與書法皆
新異又原溥書陳氏碣銘蓋宋仲溫派也磴磴負
峭骨所乏者姿耳

王弇州云南安守東海張先生弼書昌黎石鼓文
歌是其最得意筆適縱怪逸高一世而不去世法
又云張南安汝弼二五言律皆倒韻而語亦平

平後有數行極推伏陸務觀以爲李杜之後便
到此翁小巫氣索宜其爾也南安多狂草吾吳
人又不好收之今此小行雜楷法幾于優鉢曇
花然純熟中有緊密恐不減李貞伯

陸文裕跋東海草書云東海先生以草聖蓋一
世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震盪人心目而此
卷矮紙踈行尤擅清麗明窓淨几之下娛悅襟
抱者不少况詩律散語俱有關繫處不但其子
孫當寶之也

雜識云我朝草書以張東海爲最蓋其橫縱闔
闢無不如意且恣態橫發不襲前人畦畛疑顛
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糾蚓驚蛇未足踰也
時求書者塞戶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
百餘年來真蹟蓋寥寥矣

妮古錄云祝允明又論吾鄉書法近朝所稱如
黃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
留情豪墨迄今猶然然荆玉一出而已小錢大
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猶而藝斯魯衛張公

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
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技俱下非
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將婢學夫人咄哉

淞故述云黃汝申憲長手評宋仲溫陳文東書二
條各與二筆法酷類蓋學昌黎樊宗師墓志云

王弇州書徐髯仙手跡云余生平所得近代名
跡如仲溫希哲徵仲履吉輩至多獨於徐髯仙
子仁頗愛之而不能多得以爲恨久栖靜室於
一切毫翰付之烏有矣而新都汪仲嘉忽以此

卷見示皆書青蓮居士作爲蜀道難梁父吟天
馬陽春二歌前有尊酒行凡五章書正草得二
體正體乃有古隸筆似臥陽蘭臺草書半得章
法而實步趨會稽其精雅妍媚使人嘖嘖生賞
惜腕力少弱以登蘭臺堂則有餘叩會稽室或
不足耳

又云徐髯仙霖雖尺牘數行亦自鬱跂於頽然
中見老手

王弇州云陸文裕深五十自壽二章亦典雅書法

最遒麗風骨蒼然唯結構一二筆小涉踈耳

又云陸文裕公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
施於所親狎者亦精審適密有二王尺牘

遺意

莫是龍云李文正小篆八分足稱能家行書效

勝國時諸人稍作意法頗露俗骨陸文裕自言

吾與吳興同師北海海內人以吾爲取法於趙

是意不安於趙也寃論其風力實出吳興之上

而圓熟不及此公案也要之二公當代名流一

語片札傳之人間皆可瓌重而文裕之書識者

尤以爲近世莫及王長公青水之喻是爲得之矣

王弇州云儼山先生寶應雪夜翫月歌則出入北海吳興雄逸超爽有秋鵬春駿騰騫絕影之勢陸之於李歌辭不妨衣鉢書法更自青冰也因令而藏之

又云陸文裕子淵小楷尤不易得今此尺牘凡四首中間行法十三楷法十七居然有北海吳興風度其語却多凡情可笑張侍郎文光者陸

公門下士也陸以書薦之貴溪相得供奉永陵驟顯貴第不爲臨池家所許而此蘭亭叙特楚楚如士人所恨不堪三復耳雲間自二沈後不復能與吾郡抗衡南安躑躅黃池文裕跳梁城父宋晉不競或思狎主終未足撐天半壁

董玄宰云國朝書法以吾松沈民則爲正始至陸文裕正書學顏尚書行書學李北海幾無遺恨足爲正宗非文待詔所及也然人地旣高門風亦峻不與海內翰墨家盤旋賞會而吳中君

子鮮助羽翅惟王弇州先生始爲拈出然蘭之
生谷豈待人而馥哉草堂帖所結集多文裕書
與文氏父子尺牘具在世有具眼者試一品題
知余持論非爲鄉先達私也顧汝由伯仲筆出
入文陸兩家而得之陸者尤多矣

陸文裕公云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
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
藻麗有太平氣象天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
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

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予初登朝士大夫
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每與亡友王葦欽
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孝皇賓天逆瑾亂
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破縣殺戮甚
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竭天下之
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詩史亦
畧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張西鶴欲從陸文裕公學書文裕命先寫一幅來
看張卽提筆走書文裕驚嘆曰誰人在我面前提

得筆起子可教矣悉以書法授之

張賓山電以布衣入都善書受知 世廟官至禮
侍其得君有非諸大僚所能望者漫紀三事張一
日給假還邸第 上命書古賦一篇張書完卽與
諸妾歡飲不覺大醉上遽召內侍掖之而行至五
鳳樓下方醒速遣家童至寓取所書賦良久而至
張方手接家童已爲直門內使椎死矣乃捧賦跪
丹墀請死 上取視甚悅見張醉狀第連呼酸子
而已遣之歸又張在上前作書 上亦據其案觀

之見張所用柴心筆問曰此筆佳否對曰臣用此
筆頗便又問曰每枝價幾許對曰二分又問曰卿
家尚有幾枝對曰止十枝今用其一尚存其九
上顧內侍曰可將銀一錢八分至張電家取筆來
須臾至果九枝與張言合又張初在夏桂洲門下
上賜夏一御札夏漫書數字于札尾後數日 上
仍索此札夏窘甚召張曰此事須君一擔當張不
敢辭乃徒跣跪上所御殿前稱醉後偶污御札請
死 上于燈下熟視非卿筆也速去于是 上怒

桂洲而愈益幸張矣

金石

帝王書

宋高宗批答辭免刑部侍郎衛膚敏詔俱大字手

書

臣王逢題于詔後曰皇覽賜手詔於昭日月

朗大尚舍臯陶欽恤義誰廣巍巍白雲司濯
仙掌

宋孝宗賜錢良臣雲漢昭回之閣

孝宗在春官特書此圖賜之後

良臣
靜安寺

元文皇帝御書奎章閣碑

藏太史楊瑀家臣王逢題于碑後曰先皇龍鳳

姿談笑夷內難萬方賀清寧人文劃昭煥奎章
崇延閣天藻發宸翰字畫擬庖犧贊詠缺姬旦

璇霄麗日月華露濯河漢流腴蓬萊池垂耀鵷
鵠鸞今王廣舊制碑本無點竄壘封賜臣瑀豈

一作顧文僖公云一作信公致風俗曰
顧文僖物清與金石貫蟲蛇深禹
懷故淵老驥戀餘棧

誰昔侍經筵流連忘筆訣

御書山居二字賜楊瑀

國朝

太祖高皇帝賜朱芾詩

宣宗皇帝賜沈度沈粲詩

賜徐樞詩

武宗皇帝賜徐霖詩

世宗肅皇帝賜徐階劄茲朕復詢 廟道之處非

太廟乃原 睿宗廟之中左柱該監稱之太廟

何也

賜答徐階劄汝謂三日不曾問安忠心不懈但我

之病無起因不知何證所以難諸醫藥也說者

云待夏令自可仰賴恩佑必或如之今但省費

調於飲食以求少資焉

賜和孫承恩瑞雪吟書以龍箋鈐以御寶

歷代名人帖

赤鳥碑

靜安寺中孫吳時碑

沈光碑

鬼書

陸禕碑

沈遼碑

咏二陸也在天馬山圓智寺

隆平寺經藏記

米芾書

贍醫學田記

柯九思書

玉帶生硯銘文丞相書右文丞相家藏研後傳其
客謝翺翺亡楊維禎得之藏于雲間七者寮其
字陽文維禎嘗榻之以贈友人其文曰紫之衣

兮綿綿玉之帶兮拳拳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
兮日宣嗚呼磨我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維
禎復爲之歌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潤如玉兮堅
非頑文山頽兮不可攀留爾亦足消群奸靜以
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
默

墨竹賦

黃山谷書在上海陸文裕公家

法雲寺碑記

子昂真字

寶雲寺慧光菴記

趙子昂真字在亭林

華亭法雲寺碑

子昂書在本寺

順濟廟碑

子昂書做鷗體在上海今碑入黃浦

鎮國上將軍費寮墓碑

楊瑀撰杜本書在下沙鎮

鐵佛寺鍾銘

子昂真書在鶴沙報恩懺院

眾福寺記

趙子昂真字在泰來橋寺中

寶雲寺碑

牟獻撰子昂書在亭林寺

長春道院碑

楊載文子昂書在南門內

歸去來兮碑

子昂書在濱海

永寧寺碑

子昂書在新場鎮

大士小像

子昂書并贊在上海

居竹記

子昂書在華亭縣學中字學蘇體

釋迦殿記

子昂撰在普照寺

梁顧侍郎四大字

子昂書在寶雲寺

行書千文

子昂書在華亭縣惜碑破碎今翻刻有僧善啓跋

蘭亭

有子昂十六跋後有張伯雨題上海潘雲龍鈎入石

普照寺碑

張之翰撰子昂書

千佛水

院記子昂撰在普照寺

眾福院記

子昂書在府西北泰來橋

赤壁賦 東坡撰子昂書太守賈春容翻刻在府後堂

章夢賢墓碑 周伯琦書在崧宅里

貞素曹知白墓碑 周伯琦書在干山

祥澤張氏墓碑 周伯琦篆在通波塘

超果寺重修記 周伯琦書在城西南

南禪寺記 傅大有書在南門內

推篷室記 僧明本撰趙雍書在朱涇法忍寺

衛府君墓銘 張修撰錢長卿書朱伯虎篆額在府學

宣示帖定武帖 在上海顧氏歷宋元明題跋甚富

章草帖 在華亭縣學

勤有堂帖 諸名公書牘

小篆千文 元蔣冕篆吳郡人

清森閣詩 諸名公為何元朗贈

施茶菴記 貞觀元年立在東城河張莊懿公居後

本一禪寺碑 楊維禎撰林鏞書并篆額

都運使瞿廷發墓碑 楊瑀撰杜本書在下沙鎮

義士楊椿墓碑 廉希貢書在細林山

頤浩寺碑記 牟熾撰僧嗣良書在金澤寺後假山上有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隸書石刻

真書千文

鮮于樞書

倪雲林小像

上有銘題

顧阿英小像

阿英自題詩

蘭亭十三跋

宋克仲溫戲書趙子昂舟中所書蘭亭十三跋真楷行草蠅頭小書大小不一舊藏華亭沈氏望家正統中吉水楊政惟效以監察御史改松江推官令善書者模刻于郡後有訓導會稽陳賓跋

會稽陳賓跋

前出塞詩九首

宋克章草九詩吳僧善啟舊藏此本模刻于寺

與俞仲幾書

宋克書與仲幾書亦鍾字仲幾孫俞珙勒于石

送江叅政詩

解學士大紳贈皆草書

陳員外郎墓表

李東陽真字在張涇墓上

御史沈霽勅命

沈度書

興聖塔院碑

錢文通公溥撰俞宗大書在方塔下一中書舍人金純書

沈度沈粲二學士墓碑

楊士奇撰并書在薛山

楊維禎墓碑

宋濂撰在府學

尚書舊榻

夷陵歸老書在金澤顧浩寺

文賦

子昂真字陸文裕公臨在上海

絕交書帖

子昂書陸文裕臨眉山張景賢跋在上海

王元章梅花詩

陸文裕公行書在上海

瑞麥圖賦

陸文裕公行書在上海

壽安講寺

黃翰行書在鍾賈山寺

趙母楊氏碑記

黃翰行書在南圩塘錢明宮右

細林陳氏捨田記

錢溥真字在細林山寺中

王雅宜詩刻

書為張王屋今在張春元家

宣妙寺詩

錢溥真字在本寺中

普照寺重修記

黃翰書

興聖塔院重修記

朱孔易書興塔院扁額陳文東書

普寧尼寺重修記

何良俊撰董宜陽書在黃耳祠

登科致仕恩榮始終

楊士奇書在清水石橋任勉之宅

冢宰魏文靖公哀輓序

錢文通公撰并書在華亭縣學

苦節先生墓表

沈學士度書在薛山

靈感觀音文

楊維禎撰并書在超果寺一名鏡光碑

大士像

吳道子畫徐文貞公題今翻刻在白龍潭禪堂

金剛經石刻

蘇軾書徐文貞公翻白洋灘寺

大士像

陸宮保贊在馬嗜寺

陸文裕公草書

在上海縣

金剛經石刻塔

在小崑山

解學士送任勉之詩

草書

建川沙城碑記

上海張鶚翼撰文徵明書

新建栢林城記

孫文簡公撰文徵明書

新建南滙所城記

同上

宣聖四配十哲像

孫文簡公贊

十四駿圖

孫文簡公贊

祝枝山草書帖

忠孝廉節四大字

孫文簡公書

祝允明楷書廣南知府顧英墓碑

王羲之書筆陣圖

蘇東坡像

大士像

孫雪居畫陸尚書平泉贊

雪居圖并自述詩刻

吳淞守禦千戶所新城記

太倉王積撰文徵明書

陸宮保燕居六從事石刻并圖銘

在書室內

湖廣叅議張萱墓誌銘

孫文簡公撰王寵十楷在祠內

崇蘭館帖

方伯莫如忠及子是龍書其孫後昌勒石

寶恩堂帖

尚書張駿書

寶倫堂帖

大學士徐文貞書孫肇台勒石

寶鼎齋帖

董宗伯其昌書

硯廬帖

董宗伯書吳奉勒石

董氏家藏帖

董宗伯仲子祖常勒石

煙條帖

唐張旭書顧從德摹石

蘭馨帖

晉王右軍書顧從義摹石

藏帖

顧氏淳化閣帖十卷

顧從義借潘允亮所藏宋本摹勒上石

潘氏淳化閣十卷

潘允亮後復自摹入石

十七帖

顧從義摹石

柳公權蘭亭帖

潘允端摹宋本入石後有趙孟頫十八跋

戲鴻堂帖

董思白臨摹上石

晚香堂帖

東坡書陳眉公臨摹上石

來儀堂帖

米芾書陳眉公臨摹上石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七

志餘

遺事

采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龐雜至此也語云食稊者不肥况非稊乎抑亦裨官家者流志如左



顧榮與陸機兄弟入洛時號三俊廣陵相陳敏反
假榮丹陽內史榮以白羽扇麾之其軍自潰因
名麾扇渡

陸納爲吳興太守先至姑孰辭桓溫伺溫間因謂
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
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彘在坐及受禮微酒
一斗鹿肉一柈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

陸機嘗詣王武子武子置數斛羊酪指示陸云卿
江東何以敵此陸云千里萑蒹末下鹽豉劉孝

標云此陸占對之妙

德宗召陸贄拜翰林學士呼爲陸九而不名居中
叅議可否時號內相德宗嘗諭曰卿清慎太過
諸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
亦何妨贄疏云鞭靴不止必及金玉目見可欲
能自窒乎

唐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
愈歐陽詹賈稜陳羽等同榜皆天下孤雋偉傑
之士號龍虎榜

氏族大全

顧况志尚踈逸近于方外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
命之况荅以詩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
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海滄溟叫數聲後
吳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

見尚書故實

唐盧從愿爲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時號多田
翁下沙瞿霆發嘗爲兩浙運使延祐中括田其
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併佃官田共及萬
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其右宋兵部侍郎休寧
金安節嘗提刑浙江其後萬祿昆弟寓居漢成

里貲雄于鄉人呼爲田里金亦此類也孝子子

安及著水政錄處和皆田里派云

舊志

鄭聞遊學華亭與錢良臣同舍紹興間魁南省後
與錢並參大政嘗題名于學之達材齋後人以
碧紗籠之爲一時盛事

張之翰典郡日門揭春帖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
下元貞第二年又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
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膾炙人口時呼爲張

鏡燈

舊志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至元中以郎中從伯顏及平章阿木平江南贊畫居多除知松江府後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並著嘗奉詔理筭各鹽司及財賦府茶場出納之數爲阿合馬嗾黨誣構以死宣素有節操以忠義爲世所稱時共悼之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改吉州錄事參軍知袁州分宜縣丁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

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及秀州華亭

月椿錢 先哲錄

張德昭字彥明邢臺人至正七年尹華亭尅廉清白妻子皆化之衣麓食淡終三年無怨色會稽楊維禎撰遺愛碑錢家爲刻八字頌于郭門曰公平廉明勤儉慈讓云

青村陶應炎治生大穰因欲求一官適闕下計會近臣引見世祖命脫帽相之但曰江南富人也賜馬漣三金鍾而已近臣爲之請帝曰議官之

末幾帝崩大德初始授徽之休寧摧茶提舉卜
日上官僚吏率音樂款門迎導至則死矣同邑
有曹元珍者由鹽司佐史注縣吏時吏祿以賄
于縣尹郭也先不花知元珍久不得賦錄遂首
拔之元珍喜告祠堂然後出趨事忽中風墜地
不能起起而郭去官終其身不得升斗祿右二
事絕相類可爲不知命者之戒

元有談公綽者以老人嘗受憲司命簡災田于松
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欲冒作虛數厚款之

宿之密室夜分一女子出其榻後綽驚叩之女
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經歲積利三十
石無償因以妾貸今夕奉主人命來綽聞之遽
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
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汙汝張燈坐以待旦旣
而主人啓門入其女以實告主人大慙綽因謂
曰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敢
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舊志

宋時北橋俞彌恭與子端皆好市義凡售物者自

百緡以下一聽所邀償之糶者每百斛必再誤
唱籌以裨其不足人謂之痴繼有孫名彬長身
美眉目三十未有子嘗謂所親曰吾志欲得一
官而有四子名以英雄俊傑天其可必乎已果
生四子至正間三人並位星郎而彬亦貴顯卒
如其言

舊志

湯文英字孟寬華亭人世篤孝友八世同居至元
間詔表其閭

徐守忠字子暘冲靜寡欲邃周易經緯諸書爲分
誤註疏幼喪父事母俞盡孝嘗慕周道祖褚元
璩之爲人終身不娶旣從黃冠游受金丹內訣
精方藥累徵不就賜號清隱處士

元初烏泥涇趙如珪推誠樂善于先塋建歸厚僧
祠于里中剏保和道院自經道府城及浦東皆
鑿井架菴以憇行旅夏施湯茗以濟暍人其子
弘毅又闢齋舍延名儒以教鄉之子弟未幾子
廷芝第進士調丞歸安來學越人郭性存色目
人札刺里丁亦相繼登第元世南人登進士自

廷芝始

元翰林學士高公智耀河西人嘗奏崇學校正儒者戶籍免徭役後學宮皆像而祀之知府張之翰嘗爲之贊曰公生西夏遭際聖元力扶吾道名動中原致位內相垂裕後昆德盛日彰身日益尊畫像雲間在泮之坤香火勿墜埃塵莫昏千百年兮不忘者存

舊志

泰定甲子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謁廟日值閏歲詹肖巖講堯典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拂其意以爲學校講說當使執鞭墜鐙之人皆能通曉今乃稽筭度數何爲肖巖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己卯分憲老老簡踏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至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憲僉謁學王玉巖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皆歸美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張士誠遣蘇守周仁來王可耀講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罪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伯全

爲訓導日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
大見稱賞前數君子可以爲戒要亦所遇之不
同也

舊志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與趙屯吳氏有姻契張吳
元萬戶府官吳元年錢鶴臯作亂遣人詣張請
爲應漢傑父子忿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反耶
大書叛賊二字于背反縛其人叱去之

太祖嘗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應
制者八人秦裕伯與焉

皇上親擇廷臣二十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誣燭
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旣事還朝卓以
政事聞者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
之最者也 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
持 詔徃撫慰兵民思勉清敏勁正所奏皆切
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卽授
僉事將行其僚友喜甚爲詩以餞之

遜志集

陸文裕公云宋濂小錄所序載止錄裕伯家手勅
今海濱有二秦氏一秦文解先自邦溝來而裕

伯嘗寓揚州故當近之一秦鈿家收有裕伯上
中書書草其始未多不詳細云裕伯竟不出而
不知嘗爲翰林侍讀學士又爲待制又爲治書
御史按裕伯在元時北方文書多出其手今見
于元文類中俟訪其成集以傳吾邑志

富大焦氏有名伯誠者博學隱居 高皇帝聞其

名特聘典試禮闈其後人著有讀書樂四首以

傳

老鐵隱吾松有草玄閣籍景軒拄頰樓小蓬臺後

止臺上不復下署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

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

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

陶九成飲泗濱夏氏清樾堂酒半折蓮花置小金

卮令歌姬行酒客就姬取飲因名解語杯

胡秉忠上海人洪武初舉人才知行唐縣務以禮

化俗製祀先孝順節義教民讀書三圖名曰諭

俗圖入覲時以此圖獻上命頒行天下仍溫旨

嘉之

陳禧字景道號起潛華亭瑤溪里人太學生性素
慨慷洪武中直陳時弊論劾權奸上怒命力
士打數瓜不死謫戍雲南欣然就道袁季中贈
其弟禎詩曰阿兄自是瑚璉器廟堂之上宜先
登一朝抗疏犯天怒承恩遣戍雲南征士論壯
之

鍾仲明 洪武初以人材舉擢言職抗疏忤旨
殞於獄分其尸夫人葉氏陳情乞收骸骨歸葬
已不可得上憐之賜血衣配墓墓在陶溪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爲戶部侍
郎又老人陳原九爲松江太守長樂人三十五
年以吾松歲貢胡原吉爲大理評事馬禎都給
事中沈紹先監察御史徐諒按察僉事蔣彥英
河南叅議夏禮御史永樂三十三年以蕭餘慶
爲吏部主事正統十四年桑景春爲御史王景
安刑部主事福建僉事蔣忠禮部主事劉琛禮
部郎中俞敏刑部主事俱歲貢

永樂十八年特選人材十三人並授方面而華亭

七人馬麟周恂孫豫奚景周江潤皆布政使吳
衡陸勉皆參政以布衣而躋外臺極品皆能其
官以功名終相傳 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
殿柱又一馬遍身生麟明日引見數既合而麟
居首名大悅故有是命初鄉里舉衡之兄兄憚
行賂吏以衡易已衡遂行不辭又嘗許貸人米
三百石而中悔其人失望回衡聞而止之曰許
人而倍息以還何悔之有今衡子孫宦學猶存

舊志

韓揚字伯揚山陰人永樂十六年以鄉貢士授松
江府學訓導操行清謹三載以艱去再補丹陽
歷薦御史陞湖廣按察督學政轉江西副使廣
東左布政致仕

劉仲禮字用和上海人以春秋明經辟召至應天
遇靖難師入不食七日而死二世孫鈍

鈍兄銑永樂間以會計事坐法繫京師鈍婚二
日卽趣裝護行後兄思歸鈍陰乞守者代兄歸
給父母謂弟窘病道卒父母悲哀不已會刑部

部訪善字書者獄吏以鈍聞試之大稱意爲釋其罪而禮遣焉比歸夜午家人驚以爲鬼鈍具告其故與父母對泣兄自媿逸去鈍亦不明兄之給已也後鈍生二子名璵者中已卯鄉薦仕至建寧知府名玉者子堯汀州通判堯子兆元懷慶推官

陳文璧字廷圭從魏文靖受經甫冠領永樂甲午魁選乙未登第入翰林預修五經性理辛丑授湖廣石首知縣興廢舉墜植朴鋤奸遇虎暴捕得去牙瓜縱之患遂息後入覲被誣免歸子浩正統七年進士終臨江守

侯端金山衛指揮也永樂十三年有倭船十三猝泊城南官民出走端出東門去城三里許地名一楊家團屯住自以單騎奔海塘偵之時朝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銜尾而進端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深浪湧馬鞍護水不能前端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端射中賊賊麾旗後隊復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六
回大船悉衆而來端料其衆勢銳未可櫻其鋒
且慮其識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
手割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圍

端在圍時令人持草一束伺賊盡入城趨至賊船
悉焚其十三艘賊據空城端率衆而前至東南
門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橋斷端祝其馬使努
力馬咆哮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劔於地
馬銜起授端端旣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
至端與賊巷戰數十合至衛前賊以鉤着膊墮
甲四片遂出東門聚卒復入殲之

侯端有膂力郡治前石獅長丈許以腕挈之行十
餘步又嘗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南
一滙地方有虎傷人端格殺於烽堠下至今人呼
其地爲侯公殺虎墩云

魏文靖驥司教郡庠適袁忠徹至松郡守以下延
問休咎皆未荅直下堂握公手曰二品貴人也
壽至百歲公後至南家宰壽九十八

魏文靖云松江予舊游之地今小兒完奉使徃經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時俾識之儻遇郡庠故舊在申我情詩云可愛
松江錦樣城黌宮我昔忝傳經老成祗恨亡前
輩英俊還聞出後生飭行人人崇禮讓讀書室
室志科名舊交知得見孫有公暇須敦世好情
文靖又有懷松江焦可欲范性全及寄雲間周
怡蓮詩
翁紹宗鳳陽人正統十一年巡撫周忱請修築沿
海城以備寇盜遂以紹宗爲都督僉事特賜璽書
總理軍務凡忱所建置與有功焉

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壬辰備倭都指揮使翁紹
宗言直隸金山太倉鎮海蘇州揚州高郵淮安
大河八衛并守禦青村等千戶所造青布響甲
地土卑濕易壞請如舊造青油鐵甲可以久用
從之

沈富二號雪泉華亭人與陳文東二沈學士從楊
鐵崖游所著有忠節備遺以錄革除間諸公爲
鄉里仁厚長者霽其曾孫也

陳祭酒詢不附王振誣構詔獄旋謫安陸州已巡

撫燕冀復入翰林累官祭酒宣德初召入閣修
大宗仁宗實錄正統初又修宣宗實錄三奉命
主考南北鄉試景泰甲戌典會試其文章一本
正學凡天文地理鳥跡蟲篆無不淹綜天順二
年詢早朝拜下不起司天臺官奏云昨夜文星
退度三舍故 英宗面賜致仕馳驛還鄉居二
年庚辰三月正冠危坐而逝訃聞上嗟悼不已
賜祭治葬庭中雙桂二年不花

蔣給事性中寓京師與侍郎于謙聯舍蔣生子賓
客致賀訂日會飲及期勅具忽聞于公喪母蔣
曰于公方哭殯而吾召客非人情也遂罷宴易
以他日

張莊懿公瑩初任刑書加太子少保改南兵數年
卒于官故廬數椽置田亦止傍基六十畝南鄉
田三十畝而已不及百畝子孫爲世守焉

張莊簡公悅爲吏部右侍郎一日過費文憲公公
自述平生善病語移時始別以一緘相贈文憲
視其題封則字扇一握手悅一幅而已發緘則

便面備書養生語文憲遂病中佩繹感公之教
于飲食嗜欲喜怒必致謹焉

張莊簡語云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
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暖冷物不以元
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嗜
慾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合之時尤損人耳費
文憲又記公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
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卽吐之公移
屬稿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愛生如

此

張莊簡居鄉榜廳事曰老疾手戰不遠送不換茶
待郡縣亦然送至中門而別古菴張公誥貴州
巡撫歸廳事南面止設一椅爲松守劉公德資
坐餘郡丞司理俱列坐兩側而已

李錦字在中咸寧人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爲邢
祭酒讓所重令諸子受學所居僅蔽風雨至于
屢空終無苟得周先生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
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鄰人有之非竊不獲將

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揚親者矣及任松江二守職親戎牒嚴補戍伍奸無所售卒于官貧不能舉喪僚友賻之乃得歸

司馬璽字通伯山陰人十五作廬山賦成化壬辰進士擢御史提學南畿校文隨閣隨定飛筆點竄頃刻而畢瑕瑜不遺士咸服之

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成化中知上海縣剛毅有勇才斷過人芟強鋤梗邑境咸肅稱爲神君

張東海弼守南安日方伯某將入覲緘楮一篋求公草書以餽長安貴人公笑曰吾不能爲傭書也止書四紙餘悉封還

王卿字惟賢咸寧人成化丙午鄉薦任松江清軍同知攝漕事時盜滿山東路梗卿白總府暫輸糧永福倉明年攝以行卽以家事付弟相曰六軍缺餉吾將漕不至罪當死行遇賊理無屈亦死死自吾分門以內則任汝矣遂行治櫬以隨至河北進抵臨清忽被疾乃以漕事委其屬而

還是歲漕舟獨吾松最先至卿病中語喃喃猶及茲事及報至目乃瞑

顧澄成化中輸粟千石以賑飢民欽授承事郎陸文裕有傳即定芳父

曹定菴時中初分巡黔中所過必題咏郵壁比反屬和殆盡公賞其詞翰特佳者訪為一從行指揮所作後罪當褫職公釋之及歸指揮感公厚誼詣餽五百金公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却不受

曹定菴居廣富林不輕入郡邑郡邑長初至僅一通謁歸即杜門守令至亦不接見年八十不復冠帶見客止氈帽青布袍賦詩飲酒人樂其真率

吾松陸潤玉最有詩名吳門沈貞吉恒吉特慕陸名延至家塾教其子弟石田貞吉子也為潤玉門生常往來淞泖

弘治辛亥縣侯汪公宣所建明年顧公清魁南畿張公弘至第五人嘉靖壬午聶公豹葺而新之

顧公有詩云三十年前慶落成白頭爭見此時
樂江山不息英靈氣星漢遙增日月明謾學魯
人歌在泮敢先鄒彥試吹笙天機未欲分明語
夢裡泥金有姓名顧公先有異夢故及之明年
徐文貞賜及第

沈通政祿居京師配張淑人昭聖皇太后親姑
也昭聖父壽寧侯鑾歲貢生家貧選后時費
多出于沈后甚德之沈後選通政經歷一日內
批特陞通叅臺諫有言非例孝宗卽寢不行

九載始陞又九年陞通政又三年陞通政使卒
贈禮部侍郎祭墓蔭子皆舊典也以帝后至尊
不肯一撓公法乃沈公自致功名不以懿戚求
通顯云

周北野佩居北城濠畔只矮屋數椽草樹踈野有
直指遺書幣應門寂然遙見一老人角巾短衣
摘豆籬落間徐出迎卽北野也人皆戲稱爲百
解先生謂一切嗜好與公輒如纏索解散耳

史瑋偃節人正德中以府倅攝上海縣澹泊簡靜

不以脂潤自污後以憂去民常見思

周比部佩家居儉約常不給饗殮每與顧東江曹定菴偕游峰泖間隨僧蔬食無他供具詩篇酬唱甚適也郡守熊公宇每公餘輒造請以酒脯自隨公亦不更設一味談對彌日別去終不報謁

黃希英字如英莆田人正德七年由上饒改任上海爲治寬和不擾後子女卽嫁娶邑中名家至今人猶慕之

錢太史福携一魚訪顧文僖文僖畱酌錢曰今日之會何可少周北野遂以魚酒共詣周驩飲抵暮周更縷肉切麵益之錢訝爲過腆留連賦詩乃散

有老儒薛河東訪梁溪鄒氏詭稱爲錢狀元師也鄒方置酒邀款適報錢狀元至河下薛謂主人曰吾當往會舟中與偕來薛果叩錢公具告以實欣然同往主人肅入公侍坐終晷盡醉而罷李觀察希顏居東郊洞涇上止茅屋三間其門人

爲按臺行部至松謁公見其室陋曰師何不稍
擴之公曰無力辦此按君曰門生當任之公曰
這便是民脂民膏按君不敢復言

顧文僖丁內艱時錢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
來奠約舊友四五人沈維馨王大用輩其一人
張某在龍潭後以染作爲業其家好賢常館穀
諸公者人持百錢備奠豚首不能掩豆鵝一魚
一及辦香紙錢而已祭文則鶴灘來文僖家起
草以大紙書而焚之奠畢鶴灘命主人治黍餘
共飯文僖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入諸同奠
者享畢而出

顧文僖初出京謁衛宣城伯坐定謂文僖曰聞君
與錢狀元游今年必高中矣然老夫有一言京
城人多風土雜西角頭富兒勿與往來門外花
園中勿往飲酒文僖敬聽之後士夫敗官往往
坐此

顧文僖初入史局賦初夏詩末云故園遙憶三江
外梅豆青青笋過扉館閣諸公嘆賞之謂他日

必非嗜進者後公以宗伯歸里家于超果寺東
南扁其廬曰綠野

顧文僖初登第未選館職時張莊簡爲吏部侍郎
意欲留之銓曹文僖曰清是箇書生但會讀幾
句書耳于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君但照書本
上行幾曾見錯了

文僖與徐文貞一飲必百杯杯中不剩餘瀝此皆
深于酒德者文僖誠子孫曰通宵出飲清朝臥
此是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

文僖公家居日課僮僕治蔬書房內藥瓢貯各色
菜子懸梁棟間不下數十種

正德五年庚午八月甲辰罷蘇松等府新僉民壯
始劉瑾添設江南巡捕御史點僉民壯所在騷
擾至是巡捕御史已革故併罷之

張文冕時有司爲立坊曰文武聯芳以冕父衍嘗
第進士旣敗乃徙坊于府學文廟之南改曰大
成宮嘉靖甲申諸生楊樞與徐獻忠錢思周倡
議謂以叛臣之故物而列聖人之門非所以妥

神靈示瞻仰請于巡撫東湖吳公廷舉亟命撤之

黃憲副明爲諸生時與顧文僖清錢太史福李憲使希顏曹侍御閔顧比部斌同社莫逆各居村墅乃共營一寓當縣治西俱留儒衣冠于寓所遇朔望必約入郡俱詣學宮拜廟謁學師而退至寓中各以月課互相批閱沽市釀談對竟日夕翌明始各歸家

吳興徐中行爲副憲黃明撰記黃初守汀時值武平坑嶂盜起會徵餉公爲條議免額外賦七萬餘又戢悍將毋敢譁民賴以安二年出憲滇南汀人思之爲立遺愛亭以祀公卒于龍華原里家無長物門第蕭然郡守孔公輔聶公豹臨祭見之歎息而去子籍爲保山丞陞雲南都事楊給諫允繩其壻也

黃憲副初居七寶鎮曹侍御家烏泥涇距十五里每徒步相往還一日同自城歸值雨雪甚中途止宿田家燃竈火燎衣深夜黑烟中見有床頭

釀喜得之期厥明償以酒貲及開甕乃敗酒而
醢也兩公與豪輒啜之盡大笑臥牛衣中至明
而反

國朝水蕩畝徵六十文以實計之爲錢三四文而
已成化三年撫臣邢宥括得業蕩畝稅米三升
猶以爲重弘治加至五升三合六勺嘉靖間則
六升有奇至萬曆間增至一斗矣

王良佐素負詩名尤善養生自廣濟致政每日靜
坐晚膳後必步行一二千步雖居一室亦然夏
餘方就寢五更起炊秫作糜食竟再睡至日出
乃起年九十四而終

正德壬申陸文裕公以編修使淮府畢事還經蘭
溪與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謁章文懿于白露
山下公留飯乃一一詢時事并及當道諸公因
曰萬一今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文裕
不敢對又曰當論昭穆昭穆亦有數說不同若
據左傳云文之昭也武之穆也則昭穆當論廟
制文裕益不敢對虞佐亦默然公笑謂文裕曰

子淵意何如遂避席對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田官也不肖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註耳正是今編修之官文裕遜謝後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至戊子由司業遷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上疏得旨降延平同知按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今隸筵平文裕亦以面奏謫此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爲言文裕公集記之

錢袞爲諸生時奉先最虔邀嘗署祠門曰事之如生祭之如在晨謁朔祭出入必告祭前一日具新筆淨硯雖盛暑必衣冠書祝文一日時祭屬子壻陳矩俾沐浴帷諸門左矩夢數老人曰汝在門吾儕來赴宴汝未有胤徐當與也明年果生子袞修志自述其事甚詳

顧憲副訥風裁特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舍三楹一居子舍一作臥室一以延賓客郡邑賢有司至則肅衣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床擁被坐聽其自至榻前但曰老

夫抱病不能送迎謁者慙而去

張太守紘陸文裕公師也厭城市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木棉親自鋤收任建昌守建人來迎公適在田間問公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建人觀新太守卽田中叟也

國朝最重翰林學士止以卿貳帶銜從無光學惟陸文裕深以掌院學士扈從世廟幸承天充行在翰林學士俱光學途次數承召對詞林侈之

陸文裕公云嘉靖乙未二月宿張公舖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折足鐺煨生柴當上牖晨光昱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自適願亦足矣奔波就老何爲甚爲慨然

陸文裕記鄉前輩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窄袖袍會席一士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

也

孫文簡母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旣歿遂不復燃一燭

孫文簡生平不信陰陽方隅禁忌嘗有言云天道常與善人豈有廣布諸凶殺不論善惡邪正槩使觸之遂降以禍乎人不自力爲善專信術家之言惑矣

徐文貞公階初入泮謁顧文僖公一見曰此臺閣器也因留午飯酒三行文僖曰近製得酒籤四十每籤飲一杯與公完此足矣至三十杯文貞辭飲文僖曰請少坐余自竟之籤完索飯送之大門曰幸自珍重事業不小文貞極感其知遇徐文貞二十歲領鄉薦時尚爲沈水南弟子旣報捷後仍就書塾中肄業不輟嘉靖庚子龔諫議情范太白惟一同舉應天是年范設館街市間教授生徒得雋後亦仍到館課業偶見親友以鼓樂賀龔者范適在簾內窺而笑曰何許大功名播弄如是

徐文貞及第後馮廷尉恩以大行奉使還里偕謁
蔣少叅葦菴公投刺
晚生隅坐自居後輩
比送之出馮輿在門文貞卽歛避蔣公顧謂馮
公曰徐行數步亦佳馮公竦然謝不敢候蔣公
入門後始登輿去

嘉靖乙丑高中玄主會試試題人道敏政節天生
蒸民節 世廟思云蒲蘆何物夷何義徐文貞
葵云夷是有恒之義蒲蘆乃長生之物上悅又
又 順天鄉試題仁以爲已任次必得其名二

句司理巨璫持主考甚急宣言于朝曰仁以爲
已任之下不知是何語文貞曰就是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

文貞公視學兩浙冬日至三衢風雪中見四五輩
踉蹌崖岸間公問左右知爲赴考諸生公命別
舟載之飲以酒不問姓名

徐文貞督學兩浙時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公閱
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于堂下公亦閱卷
自若居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但亦不能

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
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於是爭
者讓者皆自息

徐文貞試浙士時文結有用顏若孔之卓語公批
杜撰後散卷生稟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曰本
道科第早未曾讀書遂揖生云承教衆皆歎服
顧大叅中孚年八十文貞公作詩壽之止手書一
紙軸耳並不用色箋絹素後吊文貞公但長揖
呼文貞曰子升吾與公相見不遠矣 又周學

憲思兼于嘉靖甲寅壽其封翁竹窓公亦是紙
軸白幅上中書文崑山李中丞憲卿手書下截
陳方伯鑒沈大叅愷諸公詩今幾八十年子孫
珍完好

葉蕙號鱸江文貞當國有受橫侮欲白寃者卽代
爲申雪或餽以金必叱拒之文貞姊爲葉室事
葉如父比沒文貞尚在朝聞訃持素服哭以文
孫日新孝友仗義爲兄償逋贍弟攻讀及卒爲
殯葬復授居遺孤郡庠師欲褒以德行胥役有

所需日新曰豈有出錢買德行而可爲德行乎
竟嚴拒以辭後與賓筵祖孫皆有高誼日新所
著有衡門寤言畏天錄數種

嘉靖間黃巖石梁王公度除松教授時汶上路公
迎爲守初謁長揖不跪路不悅王出卽上書求
去云昔趙公能容九品之孫鼎明公今日獨不
容七品之王度乎遂浩然去路命邑侯暨師生
固畱邀還後謁見仍長揖不跪

馮御史恩巡江值大風舟已覆及曉獲濟乃作詩
有險道原來自有天之句後抗疏被逮三載瀕
危始得謫戍公云險道有天若爲詩識

壽祉堂成馮侍御母吳太夫人跽君堂下詔之曰
吾始教汝直汝好直而不得其方徒以狂慙觸
忤雷霆罪在不赦賴 聖上寬仁畀汝以身又
終使汝得有此堂殆將示天下好直者始獲罪
而終受賜以勸在位意在斯乎上之錫汝厚矣
侍御爲慄然拜謝而起晉江黃慎中記

馮侍御有布衣交曰郭默齋名濟公上疏逮詔獄

惟郭與同起居橐饋之餽五易寒暑又率公母
吳太孺人及子行可擊登聞鼓訟寃公得論戍
而濟以勞憊卒于旅次公哭之慟許爲存其子
女公一一撫字成立授以室家人給田四十畝
宅一區遇之如家人子弟云

馮南江所善友張永思名思博學善楷書與徐文
貞亦文字交也有節母年九十矣永思亦年七
十馮常召飲不赴至亦僅嘗一味曰母所未啖
余何忍食馮知其意每召張必更以饌遺其母

張僅受一二味進母俟母虛口始退而赴飲

楊鶴字鳴臯華亭漕涇人少補諸生入南雍與楊
慎毛亨相友善後官紹興知事自常俸外鹽醢
皆取之家尋歸養母坐客常滿偶無客至則使
家僮俟于水次友人張一桂貧死方沍寒鶴悉
載舍襪諸物下至米鹽從百里外往哭旣葬始
歸凡振人貧乏義急窮交類如此尤寃心東南
財賦著揀時論田賦議等篇子子亨

嘉靖初鄭公思齊每出必屏騶從聞市中蒙童讀

書必立而佇聽有訛字卽令其師改正試之對
偶有穎敏者命取竹紙賞之上海父老猶傳其
事

劉本學彬州人以舉人任常州通判丙辰來署上
海值倭寇猝至萬衆攻圍本學與士大夫合謀
守禦出官帑二千金備犒賞人爭用命城賴以
全

劉公沂東任郡以豈弟稱偶至東郭見居民建大
房正值升榷舉樂公卽入其門呼謂之曰爾能
起大房是我好百姓花幣犒之郡中民無不愛
頌之者

陳秀原籍汴梁人避紅巾亂徙居華亭三界址一
太祖召諸糧頭入見秀手足胼胝呼爲好百姓
隨給帖一道內云有此帖者是我良民無此帖
者卽係紅巾賊相傳五六代爲倭所燬每運糧
至京居亭張宅主人有女端重秀每抱之贈以
刷綠布甚喜後選爲 仁宗后每問陳梁翁還
來麼賜以御酒等物正統年間建大石橋擊鼓

集衆適有官長從北來聞鼓聲喚一知事居民見船止濶頭行舡前列竹片二根而已秀意是縣佐着老人衣冠跪見命起作揖問此處田地俱荒何故秀答曰田有官田私田私係民田五升起糧官係張士誠田一石一斗起至九斗七斗五斗止名爲官租 太祖罪吳民從逆不早歸順故以租額作糧額民俱遠竄若得減糧額便可招集流民官長云我正爲此而來汝甚曉事明日可到察院具呈帶至廣富林南二三里命起岍秀起問緯夫方知是周侍郎秀實爲始事有功之民此青浦陳濟賢之祖濟賢舉德行錢璨年十七時縣編北運挺身獨出輸納復出已囊金百兩米二百石合爲一不留私蓄内外兄弟四人共居友愛如同胞正德五年會大水田禾淹沒幾盡戴箬笠披草蓑跣足躬率居民屢救有枵腹來貸粟者隨人予之無吝色兩歲總貸米二千餘石居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御内外群子弟以嚴間有過舉輒呼面責之悔改卽止

常曰克勤克儉不欺公不造惡此保身保家法
不發人隱惡不談人內行家庭宴坐子弟有安
言及人閨閫事嚴誥禁之復立義塾延師供廩
餼以訓里中貧子弟無遠近皆來就學凡數載
其教不獨及家人且及鄉里如此此大學士錢
龍錫之高祖

吳黼任江西撫州府同知時隣郡建昌富民吳萬
八坐弑父大獄歲久未決內臺以黼廉直檄下
迹其實犯者以賂求免黼怒曰我荷 國恩食

天祿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寧忍以賊子之賂壞
公法耶遂簡覈其實賊子伏辜時境久旱天乃
大雷雨是夕震死賊子一郡驚異以吳公布感
天之誠

憲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
曹定菴時中兄時和蔣給事性中夏方伯寅許
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何元朗云士
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
氣方是佳士

瑁湖橋有賣餅師析箸爭父遺貲其兄以五十金
乞顧文僖公居間公佯應之使人召其弟叩所
爭多少弟謂兄匿百金不予故構訟耳公笑曰
事易決何致遂傷天性卽召兄至出金授其弟
曰我與若兄弟中分百金矣兩人感愧至泣下
拜謝而去

四友叢說云顧東江以禮侍家居朔望則郡邑大
夫兩學師長率諸生問安後徐文貞以元輔孫
文簡陸文定以尚書林下數十年郡邑候問則
有之無師生問安者

陸文裕公云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哀歷代之錢
穴紙譜之竒形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繇
來前輩楊鐵崖維禎錢艾衲燕俱有論撰予嘗
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
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元通
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
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
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

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鹽剪紙之盜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若開元實爲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爲準

陸文裕母吳年五十時自中嘗見旗影自上下醫者以爲病旣而文裕發解有司置錦標于門吳一見而病若失又平生喜誦金剛經無間朝夕屬疾已甚文裕適從慶賀還母曰兒今日何衣緋也時文裕方歇馬于門旣入與訣曰命也儵然而逝

本朝冊后必遣文武大臣之配各一人至后家行一禮 穆廟冊立 陳后徐文貞當國欽命徐室一品夫人張暨定國夫人往先入禁中賜金飾一副玉帶蟒袍袍有銀領花者

徐文貞當國時一子弟戴金線巾穿綠紵褶闖入郡治臧公繼芳命喚入撻之其人自言相門子公曰正所以教師相子弟也

郡故畧聞

大叅王公教嘗語其表弟張曰聞小兒輩俱將綿

絢作褲何慕歿若此我令會稽時有同僚餽斜
紋布我製爲褲心覺不安今老矣猶用之後其
家不守先訓遂至貧落可爲暴殄之戒

潘綱字美中嘉靖十七年學使馮公午山試諸貢
生時輸貢者吳臣而陪貢者五人乃不次擢綱
吳失意涕泗而歸綱慨然具呈力讓于吳馮公
爲改容遂允其請因移檄風示合屬嘉獎以東
吳高誼郡侯朱公潤邑侯朱公執中皆有贈言
明年貢入太學

慶壬申壽光張公燭以辛未進士來令華亭各
櫃收餽羨金千餘循舊例也公驚異悉籍其數
報于兩臺請補別稅額臺長旌之曰塵視千金
今尚在公署之退食堂郡故畧聞

曹郎中嗣榮父筠坪公家教甚嚴榮以進士奉差
還里每出拜客先冠帶稟命請隨從之僕公口
命一二人侍行或再請公便瞠目叱曰汝欲與

人闕耶

郡故畧聞

朱餘山司成大韶父初欲延師訓子其甥張磊塘

以泗涇范惟一薦時范未入庠未卽具贄往謁
之見門聯有檻外江河遠山中歲月長誦之色
喜明年范赴館敝帽布衣謁餘山之伯尚書公
儼然上坐尚書公以此雅敬之

陸文定會元登第父志梅公送家眷入京與郡守
黃公華索船問左右封公何等冠服答云青衣
小帽黃曰旣如此不必相見臨行可報我及行
封公仍舊衣帽黃終不引接但贖餽冬米二擔
而已

陸文定爲祭酒請告時時唐中丞順之方禦倭嘆
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病
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
放回來

陸文定公與包吳石侍御赴郡侯何繼之召時尚
未設賓館同坐府堂上適解倭奴至郡侯卽設
兩公坐同審文定南坐包公右郡侯左審畢宴
後堂文定與郡侯投壺吳石乃解衣捫膝侯以
壺矢指吳石曰公瘦乃爾吳石正色曰吾雖瘦

骨尚存

龔全山侍御性亢直不能容人過卽郡邑大夫有失必面折臧太守堯山獨重之公捐館嘆曰此老歿吾輩不得聞過矣

林太僕景暘爲人敦慤有德于鄉雅負倫鑒而喜獎後進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粥糜旣就坐供客具必親閱凡三命題期以酉刻畢旣畢則引大觥酌社客欵坐密語皆稱引古道往事相慰勉殺五品酒五行能飲者不禁陪坐歡適深夜無倦容公嘗笑語社中曰諸君幸勉旃終當

青雲不朽老夫第克一供給官耳歸田三十年捐田三百畝以賑貧宗又以百畝佐學宮子弟秦侍御嘉楫初授行人使周藩周王偉其風度厚贐之悉謝却乃衣以一狐裘曰天氣方寒幸使者爲遠道計公不得已陽諾至杞縣託同年命以裘歸王曰某賤臣也何敢辱王服

移愚齋筆記

葉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受代日積羨餘三千金悉置不問王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

例請受公曰不受羨卽吾例也命歸之晚居春
申故里餽粥不繼一日梅雨中公課童子舉網
失一大魚公忽失聲呀歎夫人聞之曰不受三
千金一魚能值幾許公撫掌大笑

張廉訪仲謙懸車三十年與兄荆泉弟冲玄少塘
四人弔慶必偕爵筭必共徒行並坐友于之誼
近代所無

張廉憲仲謙松談記先達云鄉飲有不可輕與者
三請不從公則高士以爲耻偶非其類則賢者
以爲辱酒不成禮則大賓以爲慢真名言也

蔡侍郎汝賢爲孝廉時營墓北濠葬父一舟公旁
有人以積土來售畚鍤將半土中微露磚槨公
惻然亟命移原土封之或曰此荒塚也非有胤
息公泣泣命舟遠載別土并置值不復取

蔡公汝賢繇浙右轄遷蜀左方伯時江陵當國嚴
禁驛遞公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第云探
親舟中與商人迭爲賓主及抵省下報知守道
官吏人來迎蜀商驚怖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

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張朗字希周性孤介不樂與俗士游家貧以醫寄跡嘗棲息于僧寮閉門讀書傲然自得手製薜推焚香品茶日摩娑氏

每浩歎自適日需窶甚

石磬雪螺餅鉢筇杖食不給豁如也能詩

善行楷書自成一家癖好蛩吟當清秋闕寂謂其聲雄振有烈士壯夫之槩至深寒猶畜飼熟薯藥而藏之與同卧起自名其館爲鳴秋有蟋

蟀詩百首卒之時握拳側卧如醉人葬余東山半友人章吉甫于風雪中封其壙而樹之碣復哭以詩周希允題曰明貞隱張希周先生墓

殷錦華亭新塘人貧農好施六十抱疴命次子性德披緇代進諸名山香數年始歸錦喜曰我願畢矣遂沐浴焚香端坐口吟世味已知雞肋淡人生何用馬蹄忙又說偈曰衆類各別惟天自同粉碎虛空稱不二宗大波海裏千奇百怪一念不生逍遙自在言畢含笑而逝時年七十有

諸純臣字民極性孝友父歿兄弟四人同居終身
不析箸顏其堂曰恒睦領隆慶庚午鄉薦官司
理母患瘰癧公手調湯藥兩載靡間創潰親爲
吮拭事兄介臣如父撫二季成立如子

張水部嘗爲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
然故無悖于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
無傷于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媿
于天因自名三守子

郝字字子育宜賓人繇鄉薦以州守任松江海防
同知兩署邑篆一代覲一以入賀行甘勵苦節
而和惠近人常偃竹刑幾不復用有新進諸生
入謁偶見裏服有衣絨者曰吾爲大夫不敢用
乃貧儒服之耶松俗日奢而耗繇此故耳後卒
于官

曹鑄以明經授都昌令清儉慈惠不妄笞一人邑
民感頌爭禱大磯山爲之祈嗣果舉二子
俞明時號寅山有文譽廩于黌宮及歲薦竟謝去

督學李公特書高士薦之少有至行楚人丘齊
雲嘗述之曰寅山先生弱冠時就學郡中舍於
諸父家隣有美女夜聽吽哦聲心動欲私之他
日過其門女顧笑目眇先生佯勿喻嗣是遣婢
餽菓殺不絕不受委而去無何夜有叩戶者覘
之果女也詰曰汝暮來豈有所愛耶曰然先生
正色曰男愛行女愛節此至愛也其他又何愛
焉女大愧悟潛去明日先生卽遷舍女踰年于
歸卒爲賢婦

張全山瑞與海忠介交契巡撫江南時造訪不遇
請其像贊曰豐偉體貌廣大胷懷靜與理合動
與道偕允矣受大之器卓哉遠到之才可爲深
知之矣子兆達有曳裾集侯侯軒詩稿世居谷
陽門外卽海忠介式廬之地

顧成憲字幼章廩學宮輒首薦文聲蔚起四方英
髦執經問難者雲集吽哦之暇留心史牒好讀
先秦兩漢書居恒作者自命著千餘言釐爲十
二卷名曰菀林剝語時縣侯嶧臯顏公編輯邑

乘君爲領袖寔共襄之數奇十試不利甲辰次
貢大廷就吏部選以菴林高等授君京兆訓乘
鐸陪都青瑣味冷愈益恬適未幾旋以內艱謝
綬矣

徐鴻洲有八語自識室中一曰室無美姬堂無俊
僕案無戲具門無雜賓一曰宅取安人田取給
食書取明道器取適用

張希曾號隆陽宜春令本嘉父飄髯頰顏長身玉
立每使車詣學北面執講上官無不聳聽善古
文詩辭縉紳問奇請益者填委長子本嘉以宜
春令考最希曾需次歲選不受封未幾宜春觀
歸卒于任始請焉夷然不廢嘯歌冢孫汝開舉
萬曆己酉今爲懷慶郡丞

袁國枚號完古天啓五年貢士子熿貴封太常少
卿繼母唐氏病匍匐四十里延醫時瘡痛拘攣
血淋漓重衣不覺也以事至武林心忤忤動急
哩棹歸病陟纒一見乃瞑千里遠行天若告之
蓋至孝所感云

黃金粟字文徵中嘉靖戊午應天鄉試萬曆己亥
謁選授楚之長沙府善化縣尹甫及朞因礦使
橫稅遽乞恩致仕歸郡邑爭延請鄉飲大賓幾
二十年高年八十有六清靜淡泊六十年如一
日家徒壁立存則撫按兩臺歲給祿米歿而鄉
紳爲之助葬亦先輩之脩然以苦節著者

施一化號湧川以郡庠生入太學性敦孝友撫二
弟如子以已產均析之歲稔出粟賑飢全活甚
衆里苦踐更割田助公役詳見唐文恪誌中子

于蕃字价夫事繼母以孝聞年十九里舉首選
文名聿起九躋棘院萬曆癸巳膺貢授溧陽訓
導斥修贄繕學宮恤貧乏士方翕然向風會內
艱哀毀遂以不祿諸士因立碑以識其德

徐敷訓字欽甫侍御南湖公之第四子以邑庠生
援例入雍事母張孺人至孝甘鮮藥餌務殫厥
力出入必以告母小不懌必以跽請無異狹孺
疾則躬自扶掖食不下咽衣不解帶者動至浹
月常中夜拜斗以延母齡母逝哀慟絕而復甦

既殮哭不絕哀感行路邑侯俞公旌以孝行士
論咸服其當所著有白厓稿

李仲春大叅伯春之弟憲副叔春之兄也仲獨秉
家政不私產籍令門百口同居共爨卒無間言
母太恭人春秋高不能遠就官舍仲曲致萊彩
之歡使伯叔無內顧憂孝稱鄉里尤睦宗族賑
助孤嫠里役繁苦力請改重爲輕踐更者至今
德之居恒課子家守素風郡侯喻公均特表其
閭曰一門孝友

丁奇逢字道亨萬曆丙子第六人刺賓州賓有鬼
童以厭勝法咒人家立禍吳孝廉者以爭地中
仇家不暮年而罹七喪奇逢捕鬼童鞠之搜獲
秘書吳氏墓厭勝桃榭者三于是妖術屏息
奚振族號玄超少入學宮每懷冰雪雖至大匱絕
不向人乞憐乃與人嘗有麥舟大厦之誼雅愛
南華杜律水陸必挾以自隨所輯有子史儲餘
藝苑說錦笑談雜錄春秋類抄

吳丕顯號惺宇丁卯登鄉薦數奇屢厄癸未謁選

授湖廣承天府判視篆荆門荆俗刁悍繁劇以賦不均紛紛告訐丕顯親履阡陌上下其賦而均平之衆始稱便遂廟祀之未幾上建壽宮徵材于楚衆推往至淮揚有黠商夾帶私木十五萬丕顯廉知列商罪狀聞之淮臺商懼以三千金爲賂丕顯立麾之罄以私木入宮各擬配兼程達都下時壽宮乏木詔以先到者首功遂沐宴饗拜白鍬文綺之賜

秦國士年三十二登雋端恪自持砥行不苟叔侍御鳳樓公無子謀之國士國士以食貧自矢堅謝之後鳳樓公故族人爭于公庭競以賂遺相嘗嗣子無如何券其田房而授之國士笑却之其蒼頭有挈貲請臣者悉正色斥歸後教諭常之武進尋陞瀏陽古三苗地民風爲之肅清云施大諫字叔顯幼穎悟十歲能屬文十八貫通五經史記及昭明文選無一字遺失年二十登賢書不數年遂閉門註老莊諸註畢採附以已意曰膚見寒暑不輟父沒足跡不入卧内者凡三

年子紹莘字子野有花影集

隱士薛庭槐天性孝友逢父怒必跪伏地請責父
遺室廬以美者讓兄弟嘉靖中補南京禮部儒
士尚書霍文敏公稱奇其文薦試鄉闈又不獲
售乃築葆春堂日以栽花著詩爲樂徐文貞公
筆硯交年七十贈詩云七十人間已自稀逍遙
况得老林泉觀棊局無窮變閒笑檣帆不住
飛遣累直輸心易足遜名勿謂計全非清秋一
覺布夷睡絕勝趨朝霜滿衣大中丞陸阜南蓬
萊尹封大學士錢漸菴皆其壻也時避倭吳江
倭退而返芸草庭中得西瓜二枚實瓜瓞綿綿
之兆遂五十八九連舉子八十三卒

萬曆壬午七月十三日海溢潮過捍海塘丈餘飄
没人畜無數濱海耆老王潭哀浮屍數百瘞之
又萬曆中川沙城垣殘剝關門傾欹時值東事
告警人心惴惴伊孫中翰乾昌重加葺理增建
石梁以內護水關捐地濬濠以外防寇至時爲
不減祖德云

陳仲山孝友忠信重然諾簡交游議論常依名節
耆年後相知爲構一樓于郡之西郊自號非非
子年已九十神愈王顏頰髮鶴黑眉更生長或
徑寸忽一日減飯自語曰境臨人鬼精游上天
越五日告以將逝作訓詞中有樂天知命復何
憂之語語畢偃然而逝門人爲之造墓

謝自孫字正甫少有才名爲思白先生高弟顧涇
陽先生延之家塾數載以息貢謁選授袁州倅
嘗攝諸巖邑大著廉能聲擢守涇州嶽嶽獨行
至抗制臺量移楚岳念太夫人春秋高遂致政
歸年已踰杖事壽母至孝起居飲食必躬親視
每伺太夫人夜起必掖之下牀素長經濟尤留
意思中徵賦深以每歲會計不定爲病民著有
蚤給繇單一議每遇上臺輒侃侃陳說無所忌
諱子秉謙以循吏教授南臺

葉蕃春給諫有聲之父嘗宿海上邸舍主人出追
逸僕獨少婦在日且暮矣蕃春渡浦避之時甚
風疾雨足繭血濡無所顧又有妾媵與嫡忤眚

篋迷失道夜匿春田園中春密召其夫與俱歸
曰母箠楚母更聞諸人以垢膩汝其質行修潔
真有古儒之風

鄭棟字子厚華亭人萬曆甲辰進士擢紹興守海
濤漂溺民居躬親版插工人盡力不足則益發
羨贖繼之又不足則率廳僚及八邑之長捐俸
繼之用鐵千觔木石各二十萬工用三年而竣
民無告勞至今稱爲鄭公塘後以不阿上官失
當事旨罷歸杜門自守章允儒云歷官皜然自
好居鄉淡然無營又云一麾卽返自甘十畝之
閒四壁蕭然門無五尺之應蓋實紀云

萬曆庚申夏張宗伯鶴以太史奉 泰昌哀詔至
遼遇吾松楊曾奎時爲廣寧衛經歷楊先遊衛
庠以貢任祁州判官二子隨任爲遼生後勇騎
充斥楊喪妻及兩婦旅櫬無歸宗伯特請遼撫
乞勘合歸其三喪并言之按院陳公王廷移咨
督學毛公一鷺兄弟並改華庠其年遼陽陷沒
非宗伯楊氏靡孑遺矣宗伯公高誼曾奎爲博

菴先生之裔有孝行天假其便云

陳守真年七十有五猶童真也事母孝歲種木棉半畝所獲恒倍藉以養母每當鋤種高擊木魚祝諸蟲遠徙花熟時人有盜之者彷彿見守真立田中遂逸去後守真坐化百千人送之茶毗後猶端坐火中送者驚異其里同時又有張姓萬曆甲寅年百有三歲矣每見守真以孩呼之高選號南石頤元博之孫少遊黌序有聲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每試棘闈不利北遊成均復數不舉遂俛得授鴻臚非其好也乃退而爲澤于鄉姻閭族黨無不食其惠當島夷蹂躪後連遭灾稜道僵相望倡義設糜全活無筭鄉氓苦踐更挺然身任會文貞徐公宅首揆欲更定賦法以甦民困公請荆立官甲金錢漕粟皆令自輸而後閭左始不代薦紳供賦著爲令至今便之公之功也

沈其初字復卿少補博士弟子員每恨不逮養至廼松楸興愴節序增悲無替遐邇所著有四書

講讀史斷玄宗拔萃警世格言

顧九錫字天錫少有雋才十三遊庠十五食餼徐文貞公器之納爲館甥遂通籍太學所交皆海內名流孝友廉介如割產助伯氏之食貧授餐成二姊之孀操護族人旅病之藏完姻黨失火之寄皆卓然大節萬曆初薦授詹事主簿尋以病卒少詹志其墓稱爲學守真儒深悼惜之

陳國是字無非華亭人舉甲辰進士拜刑曹尋改工部出守楚南時郡紳偶罹衆怨監旗爲難者千人卽震怒責令紳僕出就理罪其首事衆隨解散四境帖然公餘與諸寮飲酒賦詩時守道爲晉江潘公瀾酬和相得邵陵人稱從來盛事適亢旱公夙苦脾恙茹蔬步禱甘澍立應而體益癯瘠乘報滿卽順流東下適有粵西憲副之命公歸竟不仕咸嘖嘖歎林下有人云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八

志餘

稱談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
民居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
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酬抗旣曉
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
有山陽王家冢機往視之空野霾雲拱木蔽日
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恍至

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次頃衣不霑濡曉在門
上求通言我天地也府君宜起延我當大富貴
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不自知後二十許日

劉被誅

幽冥錄

吳黃龍年中海鹽柘湖有陸東美與妻朱氏相重
篤伉儷之恩時人號爲比肩人夫婦云後妻卒
東美不食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
雙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
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又

曰雙梓

後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又呼

爲小比肩

述異記

進士曹朗唐文宗時任華亭令秩將滿于吳郡置
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除前一日朗姊妹
乃親皆辦奠祝之用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
至意其惰寢遂召至將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
搏擊幾中朗親於是驚散俄又空中有聲火隨
上下忽見東窻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
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于床以效人碾茶朗走

起擒之遂失所在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臯前因節日求食于此不知云何見捕足下之崇非吾所爲其人_{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乃復召女巫朱二娘令占巫悉令家人出惟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齡過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

賣與曹時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

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乾牒子

唐淞江漁人張胡子嘗于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出靈怪錄

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鏡纔七八寸漁人異之遂取鏡照悉見其臟腑其人悶絕而倒衆大驚取鏡鑑形者皆然卽以鏡投水中

明日方理網所得魚倍多其人先有疾者自此
皆愈故老云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
常見之

出原化記

普照寺有北方天王祠宋時雷震祠柱倒書曰高
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
字特奇勁似唐人書

出筆談

松江出海東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
海水粘濁此水獨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船不敢
近每一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始得過夜
望見水上紅光如日上與天連相傳龍王宅其

下 出錄異記

澱山初自三藏道法師以佛牙舍利授開山燈禪
師建寺爲雲間禪林冠後燬有長者提舉忠翊
唐公傾貲重建中奉靈山一會佛菩薩像及護
法力士二十位殿陰涌塑瀛海幻寶普陀大士
宴坐花岩十六應真往來波濤間計費二十萬
緡不餘人增一莖草

僧正印記

宋嘉祐中海上有一船桅折風漂泊泊岸船中三十

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衫行則相
綴如雁行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
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
大夫韓正彥爲縣令治舟遣歸其舟中有諸穀
惟麻子大如蓮葍

見姑蘇志

小蒸鎮民顏甘泉浚井中有石一方旁有甲六二
字石刻畧云先臣胡執中伏遇徽宗皇帝陛下
以藩邸舊臣特加寵渥所賜御札甚多龍翔鳳
舞鐵畫銀鈎恐歲久湮沒勒之堅珉以垂不朽
今其石尚存

青龍真一道院有孟張二羽士以方術齊名孟一
日曝麥張語曰子其食我不爾當令子麥逐浪
去也孟不與食張書符役將大雨立至孟亦書
符頂于首長跪麥中場獨無雨麥亦無恙

宋紹興乙卯十月丁未大雨雹激射如箭覆舟壞
屋海水大溢擁巨鯀臥沙上揚髻髻擦刺高齊縣
譙其長百丈民斃其肉轉鼠壓死數十人頷骨
長二丈五尺脊骨如白已未大饑斗米千錢道

殫相望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小莊去官道十里自吳
達婁率多荷芟而莊居其勝忽一日有一女郎
容質艷麗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
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旣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
殷勤偶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
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
之其妖遂絕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得玉馬於華亭
谷中忽一夕群馬躑躅驚嘶令人伏櫪候見一
白駒以綠繩繫腹從外來復去廐門猶閉也攸
之乃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
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
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考

宣室志
及珍異

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隻
泊廟前守船者夜中雨過忽見廟前光明如火
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或

吞或吐船者以竹篙遙擲之驚入草光遺在地
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目卽以衣裹之光明
透出乃脫褻衣裹之光遂不現至揚州胡店賣
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

原化
錄

宋咸平初四月蘇州趙屯漁婦李氏張曾河上得
一白龜如錢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宮畫燦然放
於河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視之龜在焉近村王
道榮迺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

松郡異之卽具表以聞張君房曰按瑞應圖千
歲龜巢蓮葉上其出也其將以應千歲之運乎
且白西方色也龜歸也豈西裔醜虜之懷歸乎
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來貢馬其秋試進士以
白龜詩爲題

宋楊脩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
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
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
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

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
百題詩行於世

舊志

黃土橋甲姓周保號中正宋敷文閣學士兼潼川
等處安撫制置使尹之後也年三十餘未有子
保性虔恭樂施夜夢神人授十八味藥方既寤
知卽五積散曰是諉予施濟人也遂造酒三十
石漬藥以施人雖異疾無弗愈者酒盡因繼以
藥俾如方湛酒服或施盡無以繼乃爲約朔望
日來如約而至者亡慮千萬人十五年保育五

男七女

移愚齋筆記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徙居東湖楊柳巷每
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賣甜
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柏木及藤頭是
也黃遂將此木截斷如箋香片子與蕃香相和
假造貨賣淳熙年間一日欲歸華亭留東湖口
有金山大王廟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擔起黃翁
毆之謂曰汝何作業貨賣假香更餘許方抵舍

卒

閑憲括異

泰定改元府治春帖云官清瑩徹三江水民樂和
熏兩縣春或云如何不見府明年詔罷府立庸
田司

亭塲斥鹵之地海潮漸漬水泉鹹苦至正中兩浙
鹽運知事張允分務青村擇地穿井水特甘一
時亭民博被其利呼爲張公井云允廉政具見
袁浦塲石刻進士昂吉所爲文

大德間知府捏只回回人也秩垂滿治第府之永
安橋將定居焉鑿地得古石刻云此地二百年

後胡人居宋末長興人夏杞養金氏子名世昌
攜家華亭爲典押元初一再遷爲華亭尹稅第
與世昌居寢梁纏錦被上有金填三大字曰金
世昌人生萬事信前定也

見舊志

吾松勝國時最稱繁富青龍有任水監家小貞有
曹雲西家下沙有瞿廷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
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黃溪家祥澤有張
家于巷有侯家呂黃溪卽開應奎文會者也瞿
卽誌中所稱浙西苑囿之盛惟下沙瞿氏爲最

者也曹雲西卽所謂東吳富家惟松江曹雲西
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
者也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有盈尺玉觀音白
如凝脂遭回祿侯至樓上取觀音爲烟所蔽不
得下抱觀音焚死者是也張氏卽有三昧軒者
是也昔日名家之盛如此

松江元時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
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
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

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是不可曉也
今四塔惟興聖獨存近或見于城西南黃泥漫
中其地去寺旣遠城郭蔽虧了不相及是又不
可曉也

舊志

興聖寺銅鐘元至正十年鑄相傳鑄時有老嫗以
雙股銀釵投液中今見于鐘腹捫之隱手或云
有金指環在蒲牢之側至今宛然

舊志

嘉興沈雷伯以道術名至正丙子松江旱府官遣
香幣迎請以來雷伯矜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

鶴觀下鐵簡於泖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久而
不雨羞赧宵遁僧栢子庭有詩云誰呼蓬島青
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聞者絕倒

舊志

謝景暘居松江北郭結壇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
官軍捕方谷珍或傳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
得破其法者或以謝薦總兵官給傳至請其詞
云叅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當爲世用知
府王克敏親造其廬起之後其術一無驗竟全
軍覆沒宰臣統大兵誅草竊勢若拉朽而先迎
一方士其機略固可知矣

舊志

張宗伯鼎云余家三世祖一山公官名仁義爲黃
冠隱於神術元之季世有朱將軍者擁甲鎮海
上陰蓄不軌獨躊躇天命所嚮未發也私曰盍
聽諸神乎聞郡城有仁義張公者善符籙能致
丁甲諸神乃使兩郎中乘官舫趣府致之公遂
往抵暮入轅門門之士皆甲燈火熒熒類白晝
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
蓋將軍素媚事其神以暗覲非望云乃命近侍

飲公酒而所設筆札酒果召將之儀麓具將軍
出而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當是
時將軍既陰秘其指不洩而間雜他事以試其
奇中乃片紙出諸袖引燭爇於爐中遂命公召
將公呼曰神至矣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
軍出其手覆爐上魁雄黥黑汗毛長寸許須臾
手動筋節縮栗將軍已神鬼駭亂倏執筆大書
一行曰朱海賊而欲反耶赤而族毋妄動其二
行則曰而妻疾某達魯花赤崇之亟齋薦可甦
也又一行曰而妾姪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
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
胡同知取汝首級可賄免衆傍觀者皆愕視吐
舌擲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置酒待公
宿欲以明日證驗之乃留公設醮度達魯花赤
夫人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夫人生子下漏一刻
則饒鉦鼓吹從東方來劍戟排列前導喧聲震
四野公從別室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前又一
人騎從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詔一劔一而各以

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少間
止聞堂中樂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知
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劍也而後一盤則白鏹二
大錠以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嘖嘖竒曰神前知
事皆有驗而將軍宴犒張把失禮爲上客強留
十日飲公懇求還遂贈厚幣仍遣兩郎中送之
歸

我松朱旅溪尚書家居有李岫嶠來訪閩人拒之
李曰爾主在某室閱其書何得給我閩者駭而
入報公見異之亟延入語不移時曰僕欲僞寫
於此輒從袖中取出一囊什物器皿悉具又一
呼而妻子及僮婢皆在公大駭處之別館中居
數日輒張具邀公飲珍錯畢陳所進卮竿皆公
家物飲竟投水中公與夫人啟視其橐卮竿宛
然第多水漬耳岫嶠告歸畫一舫于壁將妻子
僮婢什物仍入囊中登舟張帆御風而去或云
卽李福達也

朱尚書居烏泥涇每嫌門首牌坊并大榆欲遷河

之南又恐樹不能活李向嶼曰此亦何難尚書
問合用人幾許曰不煩一人至夜分尚書聞風
雨聲者數刻曉起坊與樹俱在河南矣尚書大
喜數日李歸坊與樹仍在門首

楊廉夫寓雲間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爲蕭山尹
楊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入題咏于
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卽爲命筆稿將就夜
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啟扉視之則嘉禾能
詩者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

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
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
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
曰四詩猶爲彼善於此諸什尚須託胎耳然被
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
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
罵曰風雅掃地矣

陶南村曰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
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遜者皆文人高士因倣

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
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
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垂柳
庶幾遊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盃盤
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百
年之佳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遊慨元裕之耆英
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旣勤
踐言弗替

倪瓚送虞勝伯之雲間求先世遺書云虞勝伯徵
君隱居行義家甫里垂二十年不以姓名求知
於時道園先生其從叔祖也先世雍公遺文道
園欲求不得勝伯必欲以意購取之聞此書藏
松江俞子中推官宅俞沒已久而子俊州尹其
弟能假以歸勝伯非仁人義士之存心乎州尹
吾故人也因書以爲之請陶蓬大尹見之當有
以教我也詩云州谷沄沄逝水波雍公勛業未
消磨况當異代求文字尚有聞孫校舛訛京國
不聞收汗馬草萊終見沒銅駝誰陳聖主賢臣

頌柰爾陰山救勒歌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修竹鄉四十三保朱
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湧出質
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
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章生青龍人著羽衣服能作墨有古法其家製墨
聚烟列盃三十餘中夕掃煤無一存者明日乃
在王翁閨中煤皆成花其三爲壽星長松覆之
玉女在傍玄鶴靈芝宛如善繪者所作二爲牡

丹五爲禽魚餘爲荔枝胡桃棗杏梨栗咸具焉

其家以爲瑞呼道士醮而陳之以荅靈貺云

出鬼

董

普照寺前刀鐮工見道上一荷葉舒卷不已一人
拾置懷中去乃至元鈔三十文夏氏僕嘗見小
花蛇盤旋道左行人取而藏諸袖乃至元鈔二
十文右二事亦相類夫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
耳尚必待王世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而無厭
者能無鑒乎

舊志

華亭市中小常賣舖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馭意老商必有所用湯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之三之二遂取付之馭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舫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于番賈而未嘗遇今倖得之志雅堂襍鈔按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

舊志

佘山騎龍堰後有姚姓者鋤田得一小餅僅如筆帽兩頭通徹非銅非石擊之不碎焚之不燃胡僧捐廿金買之姚大喜試問其用僧曰此物有陰陽陽餅掩日此乃陰餅可以掩月乃將微火置餅中時月正上弦忽然無光衆皆異之

唐橋富氏其先一老媪家藏一寶物有四老人造

訪求觀媪留四人午餼取瓦壺盛酒四人飲至
醉復請曰寶可得觀乎媪曰寶在目前卽瓦壺
也不火而酒自温愈飲而酒不竭一老人醉甚
把玩間失手墜地媪笑曰凡成毀有數何必介
意

泰定間華亭士人李唐卿嘗夜夢卒奉符示已云
送而謝質夫杖脊八十覺以語家人家人以言
解之不屑意也質夫里之善醫者旣而唐卿疽
發背求治於質夫質夫用七刺其疽家人默策

七數竟符夢杖焉此與括異志之明叅政江湖
紀聞之王夜叉事正相類

載舊志

葉子澄與黟縣達魯花赤伯顏交至正壬辰寇起
浙省調兵守昱嶺時伯顏沒於王事其家在嘉
興崇德州訃至家人招黃冠師追薦攝召之顏
云旦夕杭城且危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
交也可往依之卽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夢
伯顏相見以家屬爲託葉卽爲留居後杭城果

陷 姑蘇志

衛仲達字達可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夢入冥府
立庭下伺命有四人坐其西向少年者呼曰與
他簡一簡俄呼朱衣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
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焉數
人捧簿書出盈庭卽有一杵橫前兩者皆有杵
吏舉簿置東杵重壓至地地爲動衛立不能安
須臾曰更與檢善看指金字牌忽西北隅微明
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
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吏
持下寘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
歛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焉四人
起相賀命席延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
不敢造爲惡何錄簿書克塞如此少年曰心善
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善之何必
真犯然已反滅無餘矣衛謝曰是然矣敢問
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
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者盡矣君言得用豈

止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今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舊志

白沙鄉有大姓嘗私營巨斛受租佃人皆飲恨輸之重紀至元間白日天地忽暗俄而風雨霹靂烟焰中掣巨斛滾空而去其人懼而改行然其家自此亦不振云上海費察斛銘云出以是入以是子子孫孫永如是察之顯貴具見人物門天之報施非偶然也

舊志

吳淞江上有豪民馬姓者習安賊戾至元中一日大雨震電逢見火焚其居里人奔救則無有惟

穿廊四柱剝刻玲瓏無片木相連僉曰龍過夷然不以爲意未幾民遊普照寺凭水陸閣觀荷風忽過窻闔碎其拇指不浹旬坐事極杖投畀

遠方

舊志

至正初華亭丞回回氏性貪殘民蒙其害有投牒憲司疏其贓賄者憲以其族類拒之丞岸然引疾家居云須憲去償怨憲未去丞一旦發劄百

餘少日體盡潰又少日死焉柩歸邑民謔笑或
戟手指天以幸其斃當時呼其創為百疔創舊志
下沙場有豪姓恃富凌貧平日挾官府以陷人有
佃戶行商為人所負欲報之豪因呼場吏使誣
以隱藏逃竈吏不允乃遣爪牙往迫之吏不得
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豪家凡廳堂
床椅窻戶皆自相奮擊無一完者攝一舟決頤
如口銜于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
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股幾死龍所過之

地凡良家無絲毫犯惟平日強梁者多破產焉

豪亦尋遭訟家蕩費矣時至正六年也

山居新話

至正十年夏四月詔免水深長蕩無徵租額時知
府者惑於曹屬之言持以助役可償不式君命
及嘗閱安濟院所養鰥寡憚獨老癯之民黥汰
孔多殍死幾盡一日知府升堂遽起如閭面牆
叉手跪若有請云吾無為惡事語闌且不宅矣

亟輿歸私第卒

舊志

宋季年群無賴子相聚乘舟掠海上朱清張瑄最

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清嘗傭樵氏夜殺楊盜
妻子貨財去捕急輒引舟東行稍怠則復來後
廷議招懷二人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
良便父子致位權要弟侄甥壻左右僕從皆佩
虎符爲萬戶千戶田園第宅遍吳下巨艘大舶
帆交番夷中累爵積貲意氣自得大德七年爲
吳也先構言遂父子同夷戮李坦道和荅友人
言時事有詩爲二人也初瑄行劫事敗被獲時
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中一人
化爲虎明見所解賊徒數與夢合而瑄在其中
貌特異洪貸其死未幾宋亡而瑄貴顯事洪終
身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濡墨印紙
上狀如品字雖巧於作僞者效之不能兩人皆
豪橫而瑄尤甚於清有拂其意則縛而投諸海
積惡滅身固其宜也

出輟耕錄并志

附李坦道詩 儒生憤激棲窮林文室燕坐忘
朝昏山桃無花溪水急古木不雨長陰陰我家
近在百里外一書三月不回答人來見書已慰
竟況復得子空中吟讀罷仰天歌白日世事於
今始深識且持鸚鵡縱笑談何馬麒麟著功績
羣雄勢位爭相傾劒光夜落都門驚黃金無情

壯士死赤血不掃遊魂腥誰云安車勝徒步我
視鮮袍等䟽布無功厚享天心必

季君玉松江人後居杭州之五房子孫五世克相
見君玉自言本王萬三家齋產王氏在宋季以
資雄時朱清張瑄方興誘諸子使假貸立券責
厚息貲產盡爲兩家奄有獨其孫有王東廬者
僅存腴田三十頃某氏呼呼一千戶邀東廬佯
觀海船忽怒縛之非罪攷掠其幹者東廬不得
已遂手書券以田歸之時開海道運糧恃勢罔
利其致富如君玉所言宜朱張死有餘戮云遂

雜錄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旣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
謂之舶艍風云是舶商請於海神得之凡舶遇
此風日行數百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
商至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
風甚於舶艍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
笑之按北齊李騶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
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於江
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

爲泰媪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矣

舊志

宋康肅公堯佐十四世孫陳禎所居國初以大理卿唐盛薦官河南叅政謫雲南丘溫知縣以子詢貴贈國子祭酒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

太祖召至京師與鄞人婁

德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德達幾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啓視乃給冠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怏怏歸劉誠意作文

送之

楊基將歸吳中留書雲間齋舍云讀書喜逢明主知直節不受儒官欺男兒自當萬夫敵少壯耻爲童子師江總還家何草草仲尼去魯獨遲遲蜀雲亭下春消息白雪梅花開一枝

眉菴集

洪武乙丑丙寅丁卯江南水旱三無收松尤甚饑民無計將子煮食官府不知民瘼徵糧不已百姓作此傷時事云慙爲乞丐耻踰牆難過迢迢白日長不免鬻妻傷大義且先烹子療饑腸滿

爐火煮心肝熱一釜湯煎骨肉香寄語肥甘當
道者此時焉可復徵糧

超果寺青虎巖東與韓家地相隔一水每歲集里
中兒各拋磚投石歲以爲常相傳寺基初一澤
河也中有小墩適異僧來日憇其上謂群兒曰
若能以瓦礫投中我否兒競投不中旣而兒悉
至徧拾瓦礫投之澤河幾滿僧因覆土累石結
菴居之後剏巨刹亦靈異蹟也

國初普照寺東方殿一禪房傳鬼爲祟不可徧適
一越士來松天色已暮投僧卽以此房內之夜
燃燈讀書至三更忽有吟云譙鼓藜藜已二更
寒窻猶有讀書燈生卽續云遊竟何不歸鄉去
孤負雒陽花滿城窻外忽聞笑語鬼遂絕

郁惟正上海人洪武初被徵至金陵上問曰子
知書乎以吳音答上不喻時虞人有獻虎者
命作詩惟正吟作諧語上大笑令其供狀又
吟曰上海八都郁惟正見患四肢風濕病皇帝
若還可憐見饒了這條窮性命上曰顛士也

釋之

天池聲雋

魏潔奴係方正學族姪之妻原發漿糲房爲奴洪
熙中赦還于緱城里立方氏祠堂以奉先生祀
冰蘖自守以終其身故寧海志稱爲節婦其遺
囑有云並無應繼兒男宣德八年抱養族侄魏
統女從方姓爲妹奴正統四年建立祠堂七年
招壻王鼎昂撥田五十畝地六十七畝祠堂屋
一座永祀方氏神主後魏氏僕謝來進冒方氏
傳生方池池生繼忠是爲義支時不知方之爲
余在雲間也後先生十四世孫忠枝忠奕十一
世孫樹節始歸宗寧海是爲嫡派守本邑祠而
義支姑沿郡祀

張將軍翼之山行晚歸見水面有光如燐怪而令
人捫諸水底乃一石也旦視之方廣二尺七寸
石中一大士像宛然緇白聚觀今迎供超果寺

西方殿

張初記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
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卽

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
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
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
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
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者即捕屠寘
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即捕屠寘
之法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贄皆有記時正統
八年四月也

舊志

沈簡菴先生粲貧時以警夜宿真武祠下夢神以
數印授公公辭復出牙牌一奩公擇取其六後
公以中書舍人歷寺副修撰侍讀庶子大理少
卿凡六任皆供奉內庭不履曹局人之出處夫
豈偶然

景泰乙亥歲飢郡民董昂趙璧各出米四百石例
授冠帶昂與璧皆力辭不受郡侯葉冕書崇義
二字名其堂廉憲袁愷爲記璧有堂亦名尚義
子錡登戊子鄉榜按通志兩人皆居城西俱好
義而不受旌賞

宦於松卽家於松者葉冕上虞人景泰辛未守松
後以中丞致仕樂吾松風土遂買地秀野橋之
西居之歿葬北錢里俞仲獻會稽人華邑丞去
任卽家于九峯抑鬱無聊託霜林以自況作霜
林說趙鯤雲南人分教郡庠病卒因道遠不能
歸其喪遂家于松

周泰字景暘華亭人景泰間漢陽知縣陞斷事年
九十九青村高橋民張爲禮年一百有三歲以
三月十八日生亦以三月十八日卒又有王道

人常在華亭北門外五里塘廟往來正德戊寅
二月十八日亥時生泰昌元年一百有三歲

成化間長沙陳章教華亭于學圃得一紫石函銘
曰華亭縣普照寺南楊十七郎骨殖之柩發之
骨盡化惟鱓魚一尾蟹一枚盤旋其中放之皆
活前輩有親見者

舊志

金澤願浩寺下如海善詩嘗遊吳門偶登城樓有
弔古之思適沈石田唐伯虎諸公唱韻海先成
一律皆驚詫以爲吳下安得此高僧石田遂邀

歸諸公唱和數日始別抵家見寺中桃實甚美
公摘一盤致石田石田卽取素絹画一桃貽之
松江城西有董仲頰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
二十一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小
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頰樓上觀者塞道
細視之乃芟草所縛者時仲頰方患耳瘡亦不
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頃之卽逝張汝弼志
其墓如此

志異錄

泗涇有兩人方對奕適聞雷震戲相謂曰詎便擊
我須臾不見良久聞地板下有號呼聲啓視之
則兩人在焉竟不知從何而入其髮每莖相對
縮結又上海馬之梧者行道中忽遇雷震一霹
靂鍼落其腋下而此人竟無恙但惶怖累日而
已

郡南門外捕魚者某携網至黃浦邊大雨急歸至
中途避雨柳對下雷電交作眼前通明如火其
人驚伏在地頃之雨歇見所持魚竿皆成寸段
豎泥濘中裂網作方塊覆竹上大小無二

成化弘治間鄉人曹氏子文爲司獄吏馮狀一日
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
若對語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
隨語隨困殆昇歸家語不絕卒時謂衆鬼殺之
也

舊志

弘治巳酉顧草堂營壽域于肇嘉浜上一夕雷雨
大作磚瓦盡移于河南數十丈外其鋪砌巧異
非人工可及倒書白字一行於華表石上云雷
部大將軍石守信字畫遒勁有晉人筆意

張宗達者居松郡西門獲一龜畜之于庭其長可
四寸其色純玄脊如馬鬣四旁周列二十六點
點皆高起大者如豆小者如米粒或踈或密歷
歷可數張東海云使羲禹今日見此龜安知不
發理數以教人如古所稱河圖洛書者耶遂作
異龜志

華亭夏椿義士家嘗蓄一龜尾有十三支云是一
千年生一支每歲冬作一木匣以草屑藏之凡
若干年一歲龜眼出淚至寒遭火焚燎屋宅龜

亦死

農田餘話

潘奎者郡掾也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啓口有豪甚殘暴捶楚諸臧獲過苦每至殞命逃者必誣以盜廣賄諸役寃殺無算豪前後所訟奴四十餘俱論死當審錄時守召諸奴訊之無敢辯旣出奎伏地爲奴白寃狀并數豪不法事甚具守復召諸奴一訊乃悉解放捕豪下獄居一歲奎於吏舍生子是夜守夢見諸神騎馬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曰必潘奎家也

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月給擔粟週之所生兒卽
恭定公恩

正德間郡西郊有徐守誠者其家童張阿猫不慧特甚日好睡睡必夢冠帶立朝一日至跨塘橋賣菜高臥橋上適一內相舟過阿猫溷入綽夫中是夕內相夢一神語曰明日武曲星有難須救之內相晨起聞一綽夫墜水急令撈救乃阿猫也曰我自卧橋上不知何故至此內相異之曰汝能隨我入京乎阿猫唯唯久之內相托管

金帛無分毫私後冒功任錦衣衛百戶偶使江南特訪守誠而以金餽之

孫雪岑太守與青龍塔下長老相善雪岑晝寢夢長老直入臥內醒報舉子矣亟令人往候長老知已示寂所舉子卽文簡公也故文簡晚年每喜聽木魚聲

倭未亂時鄉士夫多任城外或村鎮城中房屋不甚高正德時城內多田草房盈目父老云舟入東門下塘引緯直至府前西門直至北倉止有泥牆一塼楊柳一株爲繫纜之所自倭變後士夫多謀城居甲第遂崇比矣

黃憲副明與顧文僖公東來諭云府王留修郡志夫志者所以識一方之事凡人物風俗政教賦稅之類無不該載卽古之一國史也前輩修者間雜以私致夫後之觀者不甚信服執事於是非筆削可不加意于其間乎且執事行將入閣而操天下刑賞之大權者於此亦小試耳謹拭目以俟幸毋使後人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鄉先達顧文僖公所著時先生謝事歸田其憂民
隱而言之切見之編中至悉也今去先生若干
年民力益困脂膏去而骨存矣使先生在今日
其憂不知又當何如也攷之先生別集貽書當
道論民隱者嘗一再當時或因其言少寬幸是
編存而後先生生于其土與有官守於茲土者
因其言以求惠利于民也是編不有賴哉

正德己亥六月一日未時龍下東南隅自雲中接
地玄雲一縷中蜿蜒須臾雲盡散騰驤於虛中

望之可縛冉冉而墜已而一龍下少南若初烟
霧中雙垂疑若兩龍然雲亦盡散而墜頃間復
自下從薄雲而升余居海濱四歲數見龍未有
若斯之奇者也是日北蔡民項鼎家爲龍火燒
焚壓死者凡七人亦龍災也

陸文裕集

沈杏泉世業醫尤精外科奉純陽画像有鄉人患
背疽瀕危詣沈求治途遇道人授以丸藥曰汝
亟歸服之自愈汝欲謝我縣前沈氏藥室是也
數日如約走謝見壁間懸像曰此正授我藥者

沈益加敬奉正德癸酉杏泉子雲應試南畿夢
純陽語曰十年賣藥陰功厚一旦登天雲影高
遂領鄉薦後任南京國子監學正夢神語白迎
春寬獄

泖塔僧劉朝用故正德初華亭獄宰保定人日買
魚蝦放生有以生魚售者解囊聽自取盜窺其
金欲攫之將沈劉于泖會澱山邏卒操舟過之
見一黑鯉躍入盜舟邏卒索魚得救免邏者隨
欲執盜劉又力解之先是郡死犯諸文源越獄

朝用與獄吏倪某法當代庭鞠爭死竟坐倪劉
遣歸過泖舟覆得生遂祝髮于此亡何直指慮
囚劉度倪不免祈請大士以經加首胡跪朗誦
忽現形直指前直指驚叱左右莫有見者異而
問故倪微露狀得議卹至今黑鯉事猶傳

正德間喧言狐精至合郡驚懼人皆敲金擂鼓夜
以禦之夏夕隣家樓間墜下一物毛首金睛張
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時有方士楊弘本寄宿
此樓遂步斗罡語呪喫水此物化作飛蟲而去

其聲薨薨過數家彼隣又肆叫號處女爲利爪
損其胸矣秋末向西南騷擾而去自是滅跡

移愚

齋筆

記

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颺幡偶有行
者暑倦置牛皮於幡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
幡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鍼萬計
皆長三寸許人皆異之

出奇聞類

閩中一士人居華亭有趙通判者居烏程約士人
爲館客久未得往士人偶閑步至嶽祠見一婦

人緩行一僕持香合從其後徧詣殿廡焚香畢

一事而出士人隨行婦人以所持扇示之上有書

念七三字婦人遽取僕所持銅綠香合以授士

人前行入一寺中忽失婦人所在後數日趙倅

遣僕馬持書來迎正二十七日書也士人每以

所得香合愛玩常寘几間童稚輩每諦視香合

酷似趙亡妻棺中舊物入言之倅取驗視信然

乃其亡妻叢厝寺中悲惋久之卽議舉葬啓殯

視棺側有小窾僅容指云

睽車志

顧挹江文僖公之孫善鼓琴每夜有一狸竊聽怪
之乃仗劍逐狸入大穴中掘得一琴古色蒼潤
聲亦清越遂名爲狐狸琴

見琴雅

嘉靖間吾鄉有雙雁宿蘆澤中虞人獲其一文學
其愛而蓄之于庭其一亦飛至悲鳴徹晝夜詰
晨俱死孫文簡公作貞雁篇

劉璧知華亭日有鶴集堂前悲鳴類有所訴者劉
顧而言曰豈非爲人毀汝巢或取汝子乎鶴俯
首而聽立遣左右物色之鶴隨以往至普照寺

鳴吻聲愈切乃惡少年挾彈斃其雛而鶴悲謀
不已寺僮厭其喧聒遂併巢毀之左右還鶴亦
隨至劉曰我知之矣便當爲汝追治亦不動少
頃捕少年及僮到庭下各杖之然後振翼飛鳴
而去

出夷堅志

群鶴旋飛江淮謂爲鶴井鶴飛成井必有風雨若
探巢取其子則一方致旱嘉靖辛亥歲雲間大
風拔木鶴巢墮地有子不損老人侯姓者取護
之鶴巢成負去其後侯老得疾氣絕矣鶴銜一

草如箸置其口老人復活或曰此東海祖州不
死草也

馮元成記

薛冷雲居福泉時畜犬名託寬每出必隨行後冷
雲墮水死犬歸銜其徒衣裾前導至其地亦自
沉死里人至今稱之

舊志

唐中丞珣江行遇風旁有巨舫內一冠帶緋袍者
邀公纔過而公舟覆矣比公登岸遙見巨舫懸
旗書曰利濟侯倏不見公歸立廟祀之

琅琊代醉編云吾松故家得祭器于土中皆蠟殼
也上画饗餐人物之形猶存古所謂屨器蓋蠟
殼耳何元朗云嘗得古塚有車螯內回男女交
媾之狀相傳瀕海以厭龍氣但金石有泐而此
獨存尤異也

龍潭寺後堂張都諫龍山公有詩題壁句雋永入
唐字亦遒勁大得東海翁筆意一時薦紳若聶
公豹熊公宇沈東老朱水竹諸鄉先生咸次其
韻真詞林型矩也嘉靖間撤堂建閣遺墨尚存
余每過寺囑僧護持垂三十年矣今公季子中

翰君加之剗剗樹之西堂屬余題其首云九十
翁平泉陸樹聲

馮廷尉作四義僧舍利塔碑載僧官月空諭徹堂
諸僧曰汝等日夜不飲食毋自餒賊虐殺衆生
勢不俱生當發汝父母本來元氣無忘偈戒貪
生以墮落僧皆曰諾怒日裂背月空身先躍馬
大呼殺賊奮擊戈穿賊喉刀割賊幣者十餘人
賊有綠睛鉅面名趙大王者怒攘跟踰而進衆
亦什死傷枕藉者百餘人賊利陸戰未有敗衄

如此者後中賊伏死之徹堂一峯薊門人真元
楚人了心杭人月空其師也郡公方雙江邑侯
黃偉軒優卹以禮函厥舍利作四石塔窆于余
山之北樹碑建祠而爲之銘

徐文貞祖樂善公卜葬地于郡西谷陽橋內未得
真穴形家議多紛紜夜夢神告曰明日風箏落
地處卽真穴也厥明候其墜處卽識之風箏上
有字一行云人間亦自有丹丘又相傳風箏紙
乃仕籍第一版也

上海董氏始祖遺安公墓在沙竹兩岡間與水亥
龍相傳厲布衣所點穴也墓前一柿樹科舉年
若結一實則宗胤必獲雋一人

王一鵬精小兒醫宋侍御定宇孫少慧父母絕愛
之鵬一日謂宋所親曰此子來歲三月當發疹
若將發時有傾跌必且無幸其謹防之明春果
疹前三日失足仆亟延至不投劑而去楊孝廉
回山一子甫暮暑月且暮啼不輟聲乳不下咽
鵬曰能授我百金則生楊唯唯乃取石灰于廳

事中畫一圈寘而寢塊上戒乳媪侍圈外勿得
近一如鵬言少間兒就寢候其覺以香薷飲少
許下之一服而瘥或問子何術而神若是曰此
中暑氣乳媪體肥兒愈哭抱愈不釋輒哭輒不
乳卧之冷塊哭盡暑氣自消若付之庸手立死
矣畫以灰者愚彼不得迫視耳聞者鼓掌青浦
諸氏昆弟素封止一子鵬至歎賞撫弄輒云公
家艱嗣獲此佳兒但願再誕一二足延公嗣矣
諸大驚徐顧兩婢微笑諸益疑焉曰郎君尚無

恙二女使痘將發矣皆不治後果如言兒至來年亦夭

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子弟熟讀曰蓋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董之對特見重於朝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旣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洽不窺

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

移愚齋

筆記

黃憲長汝申幼時于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一捧守怒遂以此句爲題令作詩黃曰誰把長竿杖碧流一聲分破楚天秋幾層雲浪開還合數顆銀珠散復收鷗鷺驚飛紅蓼岸鴛鴦催起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釣急急收綸別下鈎守改容敬禮之

張拙字汝吉能詩善篆隸隱居不仕陸文裕公引
爲社友嘗和陸白槿詩公大擊節推爲擅場詩
曰懶隨宮女候羊車欲嫁潘郎鬢已華誰向上
林承雨露自甘僻壤飽烟霞幽情肯許題紅葉
淡影常教占白沙却笑阿嬌金屋貯最深恩寵
不藏瑕

上海楊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第與陸文裕爲
忘形友嘗賦春興一絕云薔薇枸杞滿庭栽書
閣垂_卷羊捲開蛺蝶不嫌春色淡隔牆飛去又
飛來大爲郡尊所賞後楊以人命波連太尊見
其名卽曰此作春興詩者如此襟懷不干預俗
事釋不問

楊臨江細林公樞曾爲漢陽司理偶過郵亭題二
句於壁云生菜山厨味新梅驛路情何吉陽太
僕過其地續云風光最相惜留賞漢陽城

金同蓮生平好讀書雖病亟不釋手張給諫白灘
顧訪猶撫書嘆曰惟此君可喜白灘曰書負汝
同蓮曰寧書負我無我負書

孫雪居輯一書名雪堂日抄俱手錄皆古今來清
雅曠達之事遇花卉藝鼎異鳥怪石卽圖其形
共二十本郡中爭傳購之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蝗飛蔽天颶風大作驅蝗入
海遺種在地得水卽化爲蟹食稻有司奏爲蟹
災

徐長谷先生云老氏曰不爲禍首不爲福先良哉
其言吾因是而悲張君也張君諱仲豫章人少
陟甲科佐吏佐守勵志勤民廉平公恕民共懷
之歲維癸丑閏在季春倭夷犯境災我毗庶橫
被鋒鏑者數千君先十日身爲禍首幃堂流變
出自非常闔郡悲酸薦紳驚悼嗟靈修之失路
殞節士之芳年乃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何皇造
之不仁兮開東南之浩劫民膏糜于鋒鏑兮先
橫災于良牧方陽春之嘉惠兮遽零霜而搖落
闔國門而聞變兮結組績而揚毒伏鸞鳳之德
輝兮肆梟獍之陰囑跳山鬼而陸梁兮棄女蘿
之芳郁文豹狡而啞人兮騰赤狸于鈴閣彼倭

奴之肇爨兮馳波臣而狂邀紛四郊之腥穢兮
摧蕙蘭于中谷芟芳不剪而廢兮何佳期之橫
促亂曰掬芳椒兮天遠望澧水兮雲冥青陽冉
兮不返長路悠兮窮征懷棠陰兮如蓋思露冕
兮春明扣天關兮九衢顛帝姥兮何門凌扶桑
兮極浦追逝波兮東傾驂兩螭兮爲馬撫長慧
兮如旌

醫士喬迨奉呂仙甚謹一夕夢呂告之曰水萍能
愈疾幸多貯之喬乃收積至十車是冬大疫喬
劑中每加水萍無不立愈

薛頭陀曾石塘禪將也曾罹難棄官學道嘉靖三
十三年隱松城顧左山館之神氣克然時抵掌
休休自樂亦能前知人問避倭當何往薛曰只
此可居後寇克斥城竟無恙

上海秦曉江有桃一株質幹並瘁久棄籬落間嘉
靖己未春桃忽再榮且花其子鳳樓會試報捷
沈太僕作瑞桃記

馮萬峯老僕名陳榮祖遺栗木麪杖歷四世矣偶

欲洗淨方置河中竟冉冉而去狀如遊龍急撈
之無縱跡陳曰失杖前二夕覺杖在壁間跳動
失後寂然

衛橋樂壽藏在莘庄開土得一古錢鏽蝕不辨年
號下有水湧出急將土掩愈掩愈湧仍將錢寘
故處水立止遂成壙

縣南夏氏欲穿井術者謂門內外數尺間皆吉疑
而卜之東門陳氏視兆訖曰異哉內外皆有井
內井有寶玉氣浚時須慎之旣穿三尺許有石
板其下乃鴛鴦井門內者有古罌器數百枚

華亭南鄉一家以耕種爲業有大樹一株遠在數
百武外而樹影落其釜中歷歷可見一日携酒
勞農飲畢將壺掛樹枝竟忘携歸少頃見釜中
樹影宛然酒壺在枝頭也隨取歸第行人過樹
下者望見枝頭但有草屨而已

松江戴主事春言其鄉有衛姓者手指甲內見一
紅筋曲直蜿蜒人謂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
指甲間衛因名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

泗醜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客曰今日吾家
赤龍將無飛耶因露手船外龍果裂指去

徐文貞集記云庚辰正月四日夜予夢行曠野中
見百千旌麾擁一絳輪而來予跂望之有麟袍
玉帶端坐車上者故少師大學士文忠楊公也
予因呼公公下車與予揖立語良久乃振衣登
車行數十步回首呼予若有所寄語者車從聲
喧闐不能真也予昔入翰林年少位卑然獨爲
公所愛禮後公以議禮不合削職歸卒于家隆

慶元年詔褒錄諸名臣予時濫秉政請復公官
贈太傅謚文忠蔭其子爲中書舍人今與公別
五十餘年矣而忽夢公據所見氣勢公殆爲貴
神耶

徐文貞會試夢着襴衫講大學之道章旣醒曰此
下第入太學光景也是年捷南宮入翰苑後躋
首揆 穆廟初御經筵文貞進講正大學之道
一節上聽罷極稱曰還是這老秀才

徐文貞少時得一夢自登探花翰林謫官復召漸

次大拜皆了了又顧文僖自幼嘗夢一人謂曰再登瀛州及中館選其後請告歸卒于瀛州驛文貞所卜葬地年月皆夢中所預兆焉

潘恭定公知蘄州日年四十尚無子一日夢雙星從天墜下其光燁然隱隱有文一曰哲一曰端未幾生二子卽以其文名之後皆舉進士

龜夢有極異者馮廷尉于嘉靖乙酉赴金陵應試龜得兆文爲亂柴窩術者曰不利廷尉亦甚不樂偶有老儒至曰吾聞錢與謙龜卜與若召同

而賢書列第九及揭曉果第九名是年徐獻忠與廷尉同舟夢廷尉食一韭而巳飲茶旦有友解之曰馮子仁當中第九蓋韭音九也徐當中四十六名蓋茶字上廿八下十八合之四十六也果各如其言

華亭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擢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服闋補選復夢如初巳而除授河南汝寧

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
來勘太守方宴畢卽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
事君初政當一鞠審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
爲異因爲此婦白其寃婦入獄未久計得夢時
其婦尚未獲罪也吉凶事前定類如此
蒹葭堂
雜著
李憲副日章嘉靖壬午應試夢桂樹上開牡丹花
四十二朶是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四十二歲
解官自謂已應其兆矣至癸亥歲年六十七而
終自發科至捐館共計四十二年又值嘉靖四

十二年數

萬曆乙亥五月三十日漕涇海溢俗謂海嘯漂決
千餘家鹹潮入內地六里許泮死苗稼三年水
尚鹹田爲斥鹵時計敗塘于滌闕者六百五十
丈又敗塘于白沙二百餘丈楊邑侯臚山冒暑
循海行具得其狀白兩臺監司各捐贖千餘兩
修復敗塘長八百五十丈高厚各一丈五尺趾
加厚二丈至今頌之

萬曆甲午三月上海有鹿至旬狼山高丈餘重五

百餘舳或云糜也自狼山渡海至常熟界狼山鎮把總以兵追之遂循海南行鹿有大力狼山兵莫敢近直抵上海渡黃浦居民持挺逐者千人皆披靡上海令許公以大船十餘載矢石圍之中流斃割肉饋遺士夫父老莫不傳異

丁未九月金山衛海中浮二虎至傷三四人昔年倭寇時亦有二虎暴海上或云是鯨魚所化

辛亥六月大風潮漕涇聖母廟前湧一高岡如達路坡起內有銅器及大錢又木井數口宛似海

船中貯水櫃也

沈東老云松江西古有潭二東瀆爲黑龍西爲白龍折而北達于吳淞潭若江之首自郡治城而東潭始淤迄今蓋千百年也

萬曆戊戌大旱龍潭水盡涸寺僧欲于潭中鑿井視潭底乃有一井磚狹而長井闌上鐫至正元年嘉興府華亭縣義井今在寺西房

龍潭志

小貞西市惠安橋傾圮已久萬曆乙巳里人俞姓爲首募造先是有支流名曹坡港行船者聞水

中沸鳴訖以爲異卽往踪跡之水清徹底見一
石街約里許其石瑩潔若欲浮出者于是屠羊
豕醑酒告天命工撈取其水忽涸石皆長六尺
餘濶半之共得石二十四一大者現一天字遂
用覆橋面因名朝天橋時里人金尚源與俞同
竣工役自後街影迷失水亦渾濁不復沸鳴訖
者謂爲由拳故物也